清儒學案

口 12
3276
25

B. U.
3278
25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25

白田學案

天津徐世昌

自朱陸有異同之辨而爲陸學者於朱子每多誣罔陽明晚年定論其尤著者也白田讀朱子書數十年於朱子生平爲學誨人次第本末條析精研訂爲年譜四卷俾有志朱學者不致爲異說所迷眩其有裨聖道較之閑闢錄學部通辨二書直遠出其上矣述白田學案

王先生懋竑

王懋竑字予中寶應人少從叔父樸村先生學篤志經史恥爲標榜聲譽精研朱子之學身體力行康熙戊戌成進士年已五十一乞就教職授安慶府學教授雍正元年以薦被召引見授

昭和十五年六月三十八日 購求

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二年以母憂去官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費先生素善病居喪毀瘠明年入都謝恩畢遂以老病辭歸乾隆六年卒年七十四先生性恬淡少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生平志願於斯足矣歸里後杜門著書以明李默所定朱子年譜多刪改原編與晚年定論道一編暗合因取文集語類等書條析而精研之以正年月之後先旨歸之同異訂爲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未第時卽編是書至易簀前數日乃成大旨在辨爲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又著有白田草堂存稾二十四卷內雜著八卷於朱子文集語類考證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皆後人依託非朱子所作爲宋元以來儒者所未發朱子答江元適書薛士龍書考一篇語盈一卷皆根柢全集語錄鉤稽年月辨別異同求其始末幾微得失無不

周知故其言平允非浮慕高名借以劫伏眾論而實不得其涯涘者也他著有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注讀經記疑讀史記疑

參史傳　四庫全書總目　錢大昕撰傳

文集

易本義九圖論

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而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筮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

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卽六十四卦方圓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愼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案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氏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摶圖南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並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圈示之而墨塗其半曰此卽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爲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

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此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或後人勦入之以爲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原非易中所有考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或有所增損改易而非本文未可知也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復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篡入亦不復辨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揲法疑卽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注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案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瞽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者皆爲相傳之誤

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考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

易本義九圖論後

自朱子著本義啟蒙門人勉齋黃氏盤澗董氏瓜山潘氏節齋蔡氏各有訓說今皆不傳其後雙峰饒氏厚齋馮氏進齋徐氏廬陵龍氏轉相傳述其書亦不復見惟近日徐氏所刻經解有六本天台董氏傳義附錄鄱陽董氏周易會通梅邊熊氏本義集成雙湖胡氏本義附錄纂注雲峰胡氏本義通釋及玉齋胡氏啟蒙通釋尚可參考天台鄱陽俱載九圖五贊筮儀梅邊止載九圖雙湖止載五贊筮儀雲峰則盡去之其天台鄱陽梅邊三本九圖各有不同注亦小異天台本最先出題云易圖下云朱子其中縫則云董氏易圖說梅邊本云易圖朱子集錄鄱陽本方云朱子易圖天台本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皆用黑白之位梅邊本八卦以黑白而又依梅邊例以方空別之其參錯有如此者以陽仍用黑白而不用黑白鄱此推之九圖固未嘗有一定之本也雙湖不載九圖此今刻之脫誤其書後自作四圖三論云不敢列於九圖附五贊後是固有九圖矣玉齋啟蒙通釋亦載本義九圖語今本大全九圖小注往往有雙湖語至雲峰則無之然雲峰不載九圖亦不言其所以不載之故也今刻雲峰本義通釋上下經解極詳以大全本考之增多者十之三四彖傳以後語皆與大全同無增多者疑通釋自彖傳後已失去後人鈔集大全所載以續之耳又大全序例謂胡氏通釋既輒變古易又於今易不免離析先後考今刻乃一依古易此不可曉或者今刻非原本與反復參考其以九圖爲朱子

所自作絕無所據疑爲門人輩所纂輯天台董氏玉齋胡氏去朱子已幾百年而梅邊鄱陽又遠在其後天台本自序以度宗卒已八十餘年鄱陽董氏謂此書近出雙湖胡先生並未之見則天台本之出於元仁宗皇慶以後距朱子之成淳丙寅距朱子之梅邊自序以元英宗至治壬戌鄱陽自序以元文宗天厤戊辰二書大略同時蓋又二十餘年也玉齋天台同時人而少後之流傳既久莫可識別但據所傳以爲朱子所作無能辨其非者至大全出則諸本異同不復可見學者亦無所據以致其疑案三家本止云朱子易圖大全輒增之云朱子圖說朱子答袁機仲書黑白之位本非古法四語三家本皆附載於諸解後而增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九字已屬附會大全更以系於八卦方位圖說之下若圖說注所本有者其爲疑誤後學益甚矣朱子復古周易而門人蔡節齋爲訓解已大變其例（節齋訓解今不見鄱陽董氏所述中傳其更改次序）以易爲卜筮作而門人林正卿以爲設教（見勉齋黃氏答書中蓋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況於一再傳之後譌以益譌則天台梅邊雙湖鄱陽所述又安可據信耶向讀本義即疑九圖之非而未敢質言之比得經解諸家考之乃知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猶以未盡見勉齋北溪潛室盤澗瓜山諸集以決斯疑也姑識於此以俟考焉

黃勉齋先生集有答胡伯量書論所刻本義先天圓圖止言其印本之錯不可流傳以誤後人而不言本義元本若何勉齋伯量皆朱子門人若本義果有此圖則但據元本伯量不必以此正於勉齋而勉齋亦不當有不及細讀之答矣疑圖或爲伯量所自作而勉齋書答語不甚分明後來者遂無以決斯疑也

天台本黑白之位與今大全本同止以黑白分陰陽而無所謂一奇一偶各生一奇一偶之象與答袁書三白三黑一白二黑

一黑二白之云皆不合鄱陽本黑白各以方空別之其與袁書合矣而分裂破碎爲尤甚焉既不見一奇一偶各生一奇一偶之象而兩儀四象皆不可識別正與朱子所云非本有此六十四段者相反且以六十四卦包八卦四象兩儀朱子與林黃中辨子在母外子在母中亦此圖與六橫圖之別也或謂如其圖自上而下六爻之奇偶六十四卦無不相值此亦數之偶合而指此以爲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其斷斷不然矣

天台鄱陽本皆列九圖五贊筮儀交獻通考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而無五贊揲法當卽筮儀也朱子與呂子約書明云五贊附啟蒙後語錄亦云啟蒙五贊則本義之五贊爲後來所增入非朱子之舊明也今大全本以五贊入筮儀類又與兩董本不同啟蒙明著策篇其言揲法已詳而明筮贊又詳言之不必更爲筮儀明筮贊云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則無所謂牀與木格者而擇潔地爲著室日焚香致敬是又類臧文仲居蔡之爲朱子必不爾也惟單拆重交啟蒙明筮之所未及然此火珠林已有之人人所曉可無庸及也

單拆重交賈公彥儀禮疏中亦有之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後載此圖圓布者至方者靜而爲地也一條皇極經世纂圖指要以爲西山蔡氏語見性理大全又以爲伯温邵氏語未詳孰是要之必非朱子語矣啟蒙亦不載之梅邊熊氏於此圖後依啟蒙載說卦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而無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等語其此圖圓布者一條載於後小注中又誤以爲朱子語與兩董本不同故嘗以爲九圖非有一定之本者此亦其一證也

吳氏纂言

黃義剛錄云漢上易卦爻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

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二挨下來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處案漢上卦變則通不得注云舊與季通在旅邸推潘時舉錄云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爲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爲九二乃爲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案此兩條皆主本義卦變言黃錄云舊與季通在旅邸推潘錄云若畫圖子便極好看可見本義之未嘗有圖也黃潘錄皆在癸丑以後其距丙午啟蒙之成已八年而距丁酉本義之成則十八九年矣使本義先有此圖黃潘何爲錄此語耶邵浩錄請見印易圖看曰方今雕版未了此不見於語類見朱子明文公易說浩錄丙午所聞啟蒙成於丙午是此云易圖自指啟蒙非本義圖也惟董銖錄云二陽四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卽初變之卦其說與今卦變圖合然只舉訟一卦潘錄亦舉訟卦然以賁與以本義考之訟卦外惟晉卦爲无妄並言則自主本義合其餘十七卦則皆不可推矣銖錄在丙辰以後文集叔重通書在甲辰以前所錄未必在丙辰後此或有誤其錄與黃潘錄不同要未可據世或以銖錄在晚年疑爲後來之論故附辨之潛室陳氏曰伊川破否泰卦變之說故以卦變皆從乾坤來蓋與其主否泰窒主乾坤乾坤猶卦之父母否泰則甚無義若知諸卦皆可變爲六十四卦則主乾坤者猶非況否泰乎卦變之法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如賁之變主內卦則自損而來主外卦則自旣濟而來此晦翁之通例不必三陰三陽皆可推也此條見大全啟蒙考變占小注案潛室親受業於朱子而於卦變主啟蒙三十二卦圖謂自否泰來者無義則知本義卦變圖自復姤而來自臨

遯而來自泰否而來者斷斷非朱子所作矣其謂賁之卦變爲晦翁之通例則尤爲明證也

晏淵錄云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爲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這道理又錄云大概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而言之也易說以此條爲黃顯子錄案本義啟蒙不言次序而淵錄言之如胡伯量之本義圖董叔重錄與卦變圖合是皆於九圖略有彷彿而卒未敢明言九圖之出於朱子也故嘗疑九圖乃門人所纂輯而託之朱子者蓋自理宗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諸門人亦爲世所尊信凡其所作無有擬議之者流傳既久不復可別迨大全合本義於易傳世乃以爲朱子之書並本義原本亦不之考況能辨九圖之是非乎

啟蒙坤求於乾而得震坎艮乾求於坤而得巽離兌淵錄明與之反自是誤記則次序之云亦亞夫之意非朱子語也九圖於文王八卦次序圖後但云右見說卦而無其說蓋以與本義啟蒙皆不合天台鄱陽附載啟蒙解於次序無當也梅邊本除去右見說卦四字亦不載啟蒙解豈亦覺其誤與

論尚書敘錄

元臨川吳氏作尚書敘錄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其後爲纂言則盡去古文而獨注今文二十八篇明震川歸氏因其說亦爲敘錄而纂言則未之見乃以其意釐爲今文歸氏書今亦未之見也余嘗以兩敘錄考之大都辨古文之僞其說皆是而亦不免小誤蓋伏生之書出於壁藏以多所亡失僅存二十九篇而晁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兩漢儒林傳所載甚詳至書序

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衞宏序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所不知以意屬讀明與儒林傳不合乃一手僞作互相印證以飾其僞其爲謬妄顯然至泰誓後得據陸氏釋文自在二十九篇之外爲三十篇藝文志古經四十六卷以三十篇合之安國增多十六篇正得此數張霸百兩篇當時已廢不行與古經初無所涉亦自明白可案吳氏力攻古文而反引書序衞序以斷伏書謂今文二十八篇乃伏生所口授而晁錯所屬讀者又謂古經卽張霸僞書歸氏亦謂伏生垂如綫之緒於女子之口又謂古經漢世之僞書班史以別於經不以相混是皆爲顏注孔疏所誤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安國增多之書略見於史記班志其文多斷續不可考必有譌缺王莽時雖立學官旋以廢罷東漢又重識緯之學是以其書不傳馬鄭諸儒皆未

之見而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束晳皇甫謐輩所僞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眞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凡分別古今文之有無自朱子始而朱子於周禮王會解已自發其例蔡傳亦朱子所命而不及見其成疑當更有所釐正如吳氏之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若纂言一決而去之則大不可也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僞直當黜之無疑敢因兩敍錄而申論之又考鄭注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益稷等篇雖得之傳聞恐爲安國之舊微言奧義必有一二存者而散亡磨滅無一語見於世韓退之云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與謨訓誥之重萬萬非詩篇比也而百不傳其

一二使後世不得見二帝三王之全嗚呼惜哉

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則伏生書少一篇疑是書序史記本紀多載書序又有與今書序不同者或是伏生所傳也鄭注有亡書有逸書亡書即壁內所藏亡失數十篇逸書則逸而不傳蓋安國書也朱子嘗言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固已不信口傳之說而又有暗誦者偏得其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此偶有所未及察故曰義理無窮精力有限朱子於臨沒尙修楚辭注改大學誠意章注其孳孳不已如此後之人倘有一得之見而斷然自信不復致疑抑未知於古人何如也

家禮攷

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朱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攷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敍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攷據如此案文集朱子答汪尙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

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攷諸家裁定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攷此如司馬季思刻温公書之比公晦從游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敍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禮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攷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疏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攷年譜行狀及朱子文

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注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夫

孟子序說攷

案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齊湣王十年齊人伐燕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通鑑梁惠王三十六年稱王爲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而無哀王齊宣王十九年齊人伐燕是年宣王卒子湣王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其不同如此朱子綱目一依通鑑而序說集注則從史記亦有不同今攷沈莊仲所錄朱子語以編年當從通鑑伐燕當從史記而孟子齊宣王當從齊湣王此爲晚年定論而大全不載其語諸儒亦無及此者故據史記戰國策荀卿及汲冢紀年古史諸書一一疏通證明之俾後之讀孟子者有攷焉至仁山金氏新安陳氏所云亦附辨於後庶無疑於其說未知世之君子以爲何如也

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之三十六年稱王更爲一年又十六年卒今王立其紀事盡今王之二十年時未卒故不稱謚惠成王卽惠王今王卽襄王也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言汲郡人發古冢得之晉書言發魏襄王冢其曰或云魏安釐王冢則非安釐王距襄王兩世不得稱襄王爲今王也

世本魏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卒子昭王立卽無哀王此可爲紀年之證故通鑑據紀年以改史記語錄謂通鑑此一節爲是而序說不著紀年通鑑之異同集注亦略之蓋疑焉而未定也

語錄謂發安釐王冢此襲晉書之誤

史記孟子列傳先游齊事齊宣王後適梁見梁惠王於伐燕則

略之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梁襄王齊湣王此本史記而又合以伐燕之事故以爲再至齊事齊湣王也案孟子先見梁惠王梁襄王後事齊宣王敘次甚明又載於崇見王及致爲臣而歸始末詳悉初無再至齊之事則史記古史之誤不可從也魏世家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以年表計之又二十三年齊湣王伐燕又二年燕人畔其時孟子方在齊當孟子見惠王時惠王已稱爲叟度其年五六十矣更二十五年孟子年蓋逾八十而致爲臣而歸又在燕人畔之後齊王安得有繼此得見之語而孟子亦不得有舍我其誰之歎也以此攷之則史記古史之誤愈明白矣

史記惠王未嘗稱王襄王元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始追尊惠王爲王然孟子則書見梁惠王與言皆稱王或者以爲著書之時追稱之則與王言不得稱王也史記知其不合乃改王爲君蓋失其實又惠王自言三敗之事齊虜太子申在惠王之三十年而喪地於秦辱於楚則魏世家惠王時無其事襄王五年予秦河西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此則所謂喪地於秦七百里者十二年楚敗我襄陵楚世家懷王六年柱國昭陽破魏於襄陵得八邑卽襄王之十二年此則所謂南辱於楚者杜預以史記誤分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以此證之則史記之誤無疑故孟子實以梁惠王之後十四五年至梁而史記既誤分後元年爲襄王遂移之三十五年通鑑既依紀年以改史記而於孟子至梁仍從史記以惠王之三十五年則距襄王之立凡十七年孟子在梁無如是之久而書梁事亦不得如是之略此又通鑑之誤不可從也以梁惠王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語攷之則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必在其

時自是後十二年以後事而
孟子至梁又在其後明矣
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
年又三年愼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
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齊威王卒於周顯王之二十六年通鑑卒於周顯王之二十六年史記齊威下減湣王之十年（齊湣王卽位於周顯王之四十六年通鑑在位四十年史記湣王在位四十六年通鑑卒於周赧王之四十二年史記湣王在位四十年通鑑在位三十年）而移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畔爲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此序說所以疑焉而不敢質也
齊湣王初年彊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則唐玄宗秦苻堅之比玄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

其實而湣王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語錄疑門人改之亦意其或然大略傳孟子者私改之耳）今以宣王爲湣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　孟子在齊約略之不過四五載其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歿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若孟子所自著則不得稱謚卽門人記其所言亦未必定在一二十年後也故公孫丑兩卷皆稱王而不稱謚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孟子之卒不詳何時然去齊時年當六七十矣必不及見湣王之沒也）
通鑑從紀年改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年此爲最得而仍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則其誤也序說有疑於通鑑故於惠王襄王之年皆不詳注而於孟子至梁之年仍本史記至於

惠王言喪地於秦則引十七年秦取少梁其事爲已遠又云數獻地於秦攷之魏世家惠王初無其事（魏世家止言秦用商鞅收地至河而不言獻地商君列傳言魏割河西地以獻於秦去安邑徙都大梁而魏世家至襄王五年始予秦河西地則商君列傳蓋通言之非必三十五年前事也）又云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則襄王十二年事不可以屬之惠王此集注之未及改正者當以語錄爲定也（七邑今史記作八邑張氏存中謂與集注不合未知孰是今案索隱注古本作七邑是史記元作七邑而今本乃後來所改集注蓋據元本）

仁山金氏謂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以爲湣王則荀卿所聞史記又所傳聞不得以所聞所傳聞而疑所見而以序說集注之據史記以疑孟子爲未然此皆失之不詳攷而漫爲是言也又據戰國策以伐燕爲齊宣王不知戰國策亦後來以孟子而改案蘇秦死於齊湣王之初年蘇秦死蘇代乃出游說燕王則代

不得事齊宣王而燕王噲卽位於湣王之四年則代之說燕王噲讓國其非宣王時明矣仁山亦以通鑑改威王湣王之年爲無據而反欲據戰國策以證通鑑此大誤也

新安陳氏謂以淖齒事證之湣王爲是此語不可曉其謂孟子以齊湣王爲齊宣王乃傳寫之譌則略如語錄之說而亦不引語錄爲證又謂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爲據綱目朱子初年所修多出於門人之手後來欲更定而未及序說則在其後未可據此以疑序說新安自爲騎牆之見亦不必辨也

答朱宗洛書

前辱手書以病未及作答也昨覆閱鄒琢老所寄年譜其規模大槩本之尊公先生而議論則多取愚說所增入文集語錄欲發明朱子學問次第爲舊譜之所未及其刪削聯比甚費苦心

而考訂歲月先後尤極精密但不著舊譜異同僅指摘其舛誤
閒有增入數條亦不言其所據又以他人之說與己說混而不
明此則非著書之體也主靜之說前與尊公先生往復論難卒
不能合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未可以意見窺
測今但以文集語錄求之略見彷彿非敢自立一論也程子曰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又曰言靜便偏了而今且只
道敬又曰若言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朱子之論本此而發明
尤詳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
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
而不偏此其大指亦瞭然矣朱子教人專以四書集註章句而
集註章句未嘗有主靜一語大學或問發明敬者聖學所以成
始成終最詳且盡只言主敬不言主靜也主靜之說出於周子

朱子作濂溪祠記凡四未嘗一及主靜以此爲證更大煞分明
矣太極圖解以仁義中正分動靜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
工夫其引翁而後闢專而後遂亦言其先後輕重之序耳下言
君子小人只以敬肆分之不及主靜也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
以透主靜消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
主自相攖拏非所以爲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
上安頭是太極之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
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朱子以靜爲本必曰主靜之論皆
在己丑庚寅閒壬辰癸巳以後則已不主此說其或隨人說法
因病與藥亦有以靜爲說者而非學問之通法也至於從居敬
以透主靜消息則反復朱子之書未有所據故未敢以爲信然
耳來示所云與舊說略有不同而未免以主靜兼說至所論朱

子爲學次第以愚見求之亦有未盡合者蓋朱子自十五六時
卽用力爲己之學內外並進齊頭用功未嘗有偏卽其出入老
釋亦從心地本原處用力故延平言其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
皆就著裏體認至於考釋經書講磨義理則自其時用心爲已
極矣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其於考釋講磨益以精密獨受
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歿
而往問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已發而未發爲性體自
以爲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
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
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
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
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

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呂東萊劉子澄書與
延平之云亦少異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若三十年以
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蓋於
答江元適書而知戊寅前出入釋老之非於答薛士龍書而知
己丑前馳心空妙之失於答陳正己書所云中間非不用力而
所見終未端的所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則自己丑以前
亦非錯用功夫也又云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天
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爲不妄此亦自明所得非延平之傳
所能盡矣來示云見延平後一意於格致上用功己丑悟未發
之旨乃知主敬涵養爲學問本領似未免說成兩截非所以言
朱子之學也又前云主靜涵養後云主靜持守中又有主敬持
守字未知涵養工夫主敬乎主靜乎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

可以該動其不可混而爲一明矣來示又言於一本涵養栽培而平日之銖積寸累者皆豁然貫通此亦似說成兩截又云及造之熟則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是豁然貫通之後又有造之熟之一層矣大學或問云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無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則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無內外精粗之擇矣補傳云及其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所謂渾然一致者非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後又有一層工夫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此惟顏曾方能與此子貢以下所不得聞今日何敢擬議及此然嘗聞之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何嘗有孝弟來又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所謂萬物咸備者卽或問所云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非必事事物物納入心中而後徐徐自此出之也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楊慈湖默自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心外事與此亦復何異而何以爲禪學乎卽云從格致得來非由反觀而見亦朱子所云別有一物光明燦爛動盪流轉必要捉取此物藏在胷中而後別分一心出以應事接物也毫釐開其不陷而入於虛無寂滅者幾希矣凡此皆與鄙見有未盡合處輒爾妄言之亦未知其是否也尊公先生閉戶讀書不涉世事於靜中大有得力處其於文集語類反覆推尋非傳輩之所能及今日當識其苦心用功及其自得處而於小小離合自可置而不論顧念創始之難而思有以賡續成之常欲以文集語類一一考其前後而極異同之趣其中可疑者

亦各疏於其下以待後人之考證此不過言語文字之間而於學問源流實大有關係今已衰且病度不足以了此望足下與星兒共有以成之也嘗妄論朱子少時知行並進幾類於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及己丑庚寅後指歸一定終身不易又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其後則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語錄載朱子言六十一歲方始無疑又云上面隔得一膜此皆謙己誨人有而不居之辭而或者以爲晚年始悟不亦妄乎朱子曰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乃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斬向必欲得此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其言最爲明了今日學朱子之學者只於平實切近處加功默默做去而至於豁然貫通境界且可置之雖云射者之的行者之歸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遽妄論及此正患朱子所訶必欲斬向得此而後施功也愚見若此未知如何幸有以訂正之病後心思枯竭語多冗長前後亦有不相應處亦不能復改正也作字已覆閱之語多冗長而喫緊處尙未分明大抵此要分別敬靜兩字敬者心在之謂與畏字相似卽中庸之戒愼恐懼也朱子曰當自整頓得醒醒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而已此言似淺而實盡之故居敬窮理對言則分內外以統體言則未有窮理不本於居敬者此敬所以貫動靜而可言主敬也至於靜則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而遂通則爲動而不名爲靜故靜與動對而別無不與動對之靜此靜不能以該動而不可以言主靜也蓋敬專以心言動靜則以時節言如人閉戶獨坐默然無思此靜也忽有一念之起將禁之乎忽有一事之來將卻之

乎若以靜爲主必屏絕念慮坐禪入定則類朱子所云貌曰僵視曰盲聽曰聾言曰啞思曰塞者而又必以靜統動則雖應事接物而其心塊然如木石一無所動於中又朱子所謂未發別爲一物與已發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者而豈理也哉夫人之心不可以二用當其動也必不可別有一心以主靜此亦最易明之事矣中庸戒愼恐懼與愼獨時節不同而工夫則一此卽敬貫動靜之旨旣曰致中又曰致和此卽靜不可以該動之旨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者此正發明敬貫動靜意故曰體立而後用行其實非有兩事而一體一用動靜之殊則終合并不得也聖人發用處在行達道時出之而立大本溥博淵泉爲行達道時出之之本若止立大本溥博淵泉則聖人之學亦無所用來示云自此而感自此而通孔子六十九歲尙未敢云從心所欲卽七十從心所欲尙著不踰矩三字曾子一唯之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死而後已非自此感自此通遂都無事也若云立大本又行達道溥博淵泉又時出之則仍是兩言之而非主靜之謂矣翕而後闢專而後遂此不貞則無以爲元之義以此爲主靜之證不又曰元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不又可以主動乎亦可以啞然而一笑矣今之言主靜者據朱子以主靜爲本必曰主靜兩書之語皆在己丑庚寅間言主敬者則據朱子大學或問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及甲辰答呂士瞻戊申答方賓王書楊道夫葉賀孫沈僩諸錄皆在甲辰癸卯後而大學或問則朱子之手筆以爲垂世立教之大法者其所據之前後得失亦自曉然矣陽明晚年定論所以惑世誣民者在顚倒歲月先後

而詆四書章句集註爲未成之書今將力攻其失而不悟其覆轍可乎凡此數條似較爲明晰唯一屏諸說詳考而較正之則合并爲一亦必有日矣

附錄

先生爲安慶府學教授時教諸生反之身心眞實體驗行得一寸便是一寸行得一尺便是一尺空言全不濟事亦不必深求只於日用尋常行事處仔細檢點不一毫放過積漸久之自然得力諸生聞之有踴躍奮起者先生子箴聽撰行狀

先生嘗謂經學自朱子而大明所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元明諸儒解經者病於疏略或患蕪雜其矯然特出者多一用己意自名所學明永樂中修五經大全大較以朱子爲宗而去儀禮周禮專重禮記春秋盡廢左氏公羊穀梁非朱子之指其所載朱子語皆割裂刪削且有脫漏而於諸儒之論去取一無所準今宜更加刪定注疏爲程朱所自出其言名物度數所當具列至諸儒則辨其異同考其離合精擇而愼取之而凡朱子之言詳考備載不可以遺也先生之論經規模意例大略如此同上

唐鏡海曰先生與朱湘陶爲切磋友存稿中答湘陶書三湘陶殁又重答其書拈來書語分十二則詳細辨之謂就來書剖判自不免於破碎繚繞之病然謂主敬窮理以透涵養未發主靜立極之功則斷斷非是此可信其不誤者又書重答湘陶書後引董叔重問語而分釋之以決宗旨在主靜者失朱子垂世立教之意則先生之端學術爲洛閩傳正脈爲陽儒陰釋絕假託者其慮亦至深遠矣學案小識

白田交游

朱先生軾別爲高安學案

蔡先生世遠別爲梁村學案

方先生苞別爲望溪學案

朱先生澤澐

朱澤澐字湘陶號止泉寶應人諸生生而端慤爲兒童不好嬉戲得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卽尋其次序刻苦誦習嘗講求經世之學凡天文躔度山川形勝以及水利河渠農田社倉學校諸法考核精詳又學天文於泰州陳先生曙峯久之有志於聖人之道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紹顏孟以上溯孔子有謂朱子文集語爲道問學陸王爲尊德性者以是蓄疑於中復取朱子文集語類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申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書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動中省察而又以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澈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九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注解恍然悟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以來相傳的緒不可移易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然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執尊道分途以爲早晚異同之論者豈知朱子者哉嘗講學錫山通書關中皆闡明朱子之學雍正六年同邑劉艾堂官直隸總督奉詔舉所知一人擬疏薦先生先生作書懇辭乃免晚得脾疾一日讀易至益卦謂其子光進曰益象言遷善改過此功夫無時可已直到曾子易簀猶是進益處又曰聖賢

功夫正於困苦時驗之若稍縱弛便至墮落可不懼哉疾甚吟
邵康節詩怡然而逝年六十七著有止泉文集八卷外集五卷
朱子聖學考略十卷學旨朱子誨人編先儒闢佛考王學辨陽
明晚年定論辨吏治集覽師表集覽保釐集覽各若干卷參史傳
王儀傳撰行狀　沈錫鼎撰傳　學案小識
文集

朱子未發涵養辨一

主敬存誠卽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喻
其微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用功後儒爲之諱者
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
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指爲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
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
不置詞俟學者自爲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
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無以闡朱子涵養之
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
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蓋朱
子於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爲是思之
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求所
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心者皆指
已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之言不如信程
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察識端倪而不以觀心於未
發爲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一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
爲是而安故於季通辨論之餘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
說而自覺其少涵養一段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

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愈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多湖南諸友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書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數十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恭周叔謹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致友朋箴來學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涵養而略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當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大漸養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於一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脈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較若黑白亦何爲有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矣彼援朱入陸者方爲晚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欲而贊以糧乎曰不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晚年直指本體以示

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答度周卿曼亞夫潘子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單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答呂寺丞純坤不爲無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答張元德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此皆甲寅戊午後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單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卽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場大脫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

涵養辨二

朱子未發涵養辨云

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唫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求仁之涵養者然仁義禮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歷觀朱子註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當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動靜但以靜爲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則有偏也二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爲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性體此下手要著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子答胡季隨呂寺丞講戒謹慎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之起處尤爲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愼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

敬用靜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僅答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答呂寺丞再三言之至於辨以未發爲太極爲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尤極細密若以未發爲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答張元德有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卻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得重者殆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讀之至靜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卽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也

貴人性

天地以一元之氣生物號萬而鍾於人者爲靈且秀遞生遞長不知幾千萬年而有己之身以己之身視飛走愚蠢之物豈不貴哉其所以貴於物者何也以其有仁義禮智也以其知仁義知禮知智也以其行仁行義行禮行智也烏得不貴也以是問之人人亦曰貴也以是問人之何以不求仁義禮智也曰吾飲食之不遑而暇此也禽曰吾謀飲而謀食獸曰吾謀飲而謀食人亦曰吾謀飲而謀食形不同於禽獸而飢渴之私與禽獸同烏在其可貴也人且曰吾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禽獸無知惡乎不貴然而驕虐仁矣鴞有義矣雁有序矣黃鳥知止矣人亦安得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駕乎其上然而貴於物者何也以禽獸有仁義禮智之偏而人得其全而又能知而行之是以貴也豈獨貴於物且貴於庶民民之生也其氣繁其事雜合十三省一千三百八十二州縣之民不啻千萬分四民而計之爲農者十之六爲工商十之三府史胥徒醫卜僧道

兵寇之屬十之一以農卒工商府史胥徒醫卜僧道數千萬之中而獨得爲士不可謂非人之靈且秀者乃農曰吾謀飲而謀食工商曰吾謀飲而謀食府史胥徒醫卜僧道曰吾謀飲而謀食士亦曰吾謀飲而謀食名則士也實則同一謀飲食之心也人之靈秀而貴者如是乎哉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百姓者執一器習一藝耳不聞學士之講論日不覩聖賢之書籍篤在守業求知不能不知無害士日講求乎仁義禮智之說而以詩書爲商賈之資以文字爲錢鎛之具期於獲食而止異乎百姓之業同乎百姓之心是以百姓自爲矣夫欲一千三百八十二州縣之士皆不同乎百姓之存心而聞聖賢之道猶之欲一千三百八十二州縣之民之知道也然一千三百八十二州縣之士必有知所以異乎庶民之存心而聞聖賢之道者則君子之貴乎庶民誠未易易也董子曰知目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百姓貴於物其去禽獸幾何士貴於百姓其去百姓之於禽獸又幾何溪其懼之哉

舍客氣

人之汩沒利欲不知立志者吾無望焉耳苟其能立行已治家與人涖官亦職惟戾拘於氣也古之哲人有終日坐如泥塑人接人是一團和氣者有平居惆悵若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禮義截然不可犯者古人豈生而然變化之功非一朝一夕其克其偏戾也如大將攻城破敵必禽首禍痛斷其根株乃止其防其竊發也如重門擊柝惟恐暴客之至其養其天君之和順也如慈母育孤子保護教訓以爲一家主亦以剛大之氣甚微偏勝之氣易盛不辨氣之消長而爲氣所用則後起之縱更

甚於有生之初第曰氣拘之終無益已夫人之應事接物有理不得以私行之有理之極不得以意見行之無見於理是以氣助私也有見於理而未極是以氣助意見也氣助私者剛至於暴柔至於詐氣助意見者剛非其剛柔非其柔卽以理治氣而一時之氣之浮氣之躁氣之怯氣之疏有層見錯出者是故欲靜其氣必辨其氣之宜舍而舍之舍氣以從理循理而氣可化矣或曰子之舍氣非告子之勿求於氣乎孟子深闢勿求之非而以養氣示人子亦悖於孟子矣曰非也孟子所養者正氣也予所舍者客氣也配義者正氣也助私助意見者客氣也凡人之病皆邪氣害之庸醫不去其邪氣則正氣不可得而長今人之不病者寡矣知其客氣之病而舍之抑又寡矣程子曰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卽舍客氣之說也不舍客氣而曰吾養吾氣吾未見不病者也或曰氣猶水也客氣水之暴怒激盪也正氣水之流通舒徐也豈激盪者一水而舒徐者又一水乎化客氣以歸於正可也乃曰舍之是歧而二之矣曰人之有氣與人之有心同也氣不可分心又安可分乎氣不可分客氣獨不可舍乎能克則化人心以聽命於道心能舍則化客氣以培植其正氣不知分而二之遽欲渾而一之是不決泛漲洶湧之波必挽之使入於不能容之道豈能免於奔潰哉

孟子性善論

孟子之言性善告子之言生之謂性韓子之言性有三品人皆知是孟子矣韓子之說則非之告子之說則大非之非之然也而特未知孟子之所以是也人性有仁義禮智宜其皆仁人也

義人也禮人智人也何以悖之者之多也必曰生之非性人不
能不飲食不能不婚嫁廬舍衣服不能絕相生相養之道不能
滅既闢色卽空空卽色之非而又曰生之非性是拒寇而齎之
以糧也孔子曰性相近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必曰性無三
品豈部婁可以植松柏而牛蹏之涔可以生鱣鮪也卽執是以
折二子不惟不能服二子之心已不足以語孟子性善之說惟
無得於孟子性善之說勢必一折而黨二子仲虺曰惟天生民
有欲欲者寒欲衣饑欲食也洪範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因質
之異而克其過也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衷
者中也統元亨利貞之理而成性也令天生人而食色自淡氣
質無偏不失其仁義之性行道人皆堯舜也禮樂刑政之設其
亦可以已也古之聖人何爲再三言之哉孟子曰人皆可以爲
堯舜者究乎理之本原而教人之苦心也堯舜之所爲至矣神
矣如告之以日月之所以行江湖之所以流恭讓之所以安禮
而清也所以交於神明樂而諧也所以和於鳥獸人必驚且疑
以爲聖人之性爲之也非吾儕之性爲之也孟子憂人之一切
諉之故舉孝弟之道以見性之善豈曰人盡堯舜哉如曰人何
以不盡堯舜孟子必曰陷溺其心也如曰人何以陷溺其心孟
子必曰人皆可爲堯舜者仁義之性自生而然而陷溺其心者
食色之性氣質之性有以累之且夫孟子言性未嘗不兼乎食
色氣質也如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之論顯以食色之性教人
矣其於氣質雖無明訓然襄何以不似人君宣何以足用爲善
教何以分而爲五而專言性善者欲後世有識之士分而別之
不使混而雜之及乎宋儒非不欲隱食色之性氣質之性直指

之曰性善無如不言食色而相生相養之欲自在不言氣質而智愚區別之數日分故周子之五性感動程子之論性論氣張子之合虛與氣先後發明人知宋儒發前人所未發而不知皆孟子所包涵蘊蓄者也人知孟子專言性善而不知其囊括書義而淵源於孔子以啟宋儒也惟明乎孟子性善之故執爲食色之性不以害仁義執爲氣質之性不以害仁義雖六經之教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不外乎此彼二子者崇食色以排仁義專尚氣質而不識天命之原執麤而賊精泥偏而遺全如之何其可也

養民

天下有其人至賤其力足以有爲散之不見其多聚之足以爲亂者閒民也古之閒民十之一今之閒民十之六通都大邑之閒民十之三窮荒州縣之閒民十之六有無田之閒民有無業之閒民有有田而無業而無業之閒民夫民何可以閒知其爲閒民而不處之使自力幾何而不爲亂也自井田毀限田之制累朝不能行非通都大邑財貨聚積之所則取財之途不廣謀生之術無所施周禮九職曰閒民閒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廛之設也所以處閒民夫布之罰也所以驅閒民使業廛三代聖王位閒民有地教閒民有法閒民之多寡有無上皆知其數而措置之今則督撫不問郡守不問州縣不問豐歲優游坐食一遇凶荒相聚爲非何所不至夫吏之於民州縣爲親近日州縣之吏司錢穀之出入而已百姓多寡虛實之數不知也司催科之緩急而已百姓流離生死之故不知也災祲猝至閒民嗷嗷仰望官粟給之不足於用不給展轉

溝壑擊目傷心一歲飢則爲盜再歲三歲飢則爲寇一郡飢則流離就食一二省飢則寇盜之變有不可言者呂祖謙曰上者修先王預備之政其次修李悝之政不修預備而講求於臨時未見其有濟先王預備之政自井田毀數千年不復呂氏猶以此爲上者貴得其意耳詩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月令曰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農乃不惑古者設農官親行田畝教誨農事至再至三王制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又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月令曰命有司趨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古者有司教民蓄積食時用禮諄諄諗諗非故事也三代聖王養民之制縱不能復猶得於載籍中推求其懷保無已之意今並其意

而亡之矣既亡其意卽曰修補救之政欲民不閒游坐困豈可得哉夫預備之政不復徒存此區區之意烏足以濟而不知其非也今日州縣之吏所漠然無有者此意耳責今日州縣之吏使顧連無告之民代種富民之田定之以令不行也隨之以罰不行也又使顧連無告之民日習百工之業教之不勝教也督之不勝督也所望於州縣之吏者惟此意也今之爲吏者有能致意於溝之洫之耕之耨之者乎有能致意於食之用之節之積之者乎有其意而行之不善於民無益也亡其意而靦然處於民上將焉用之一邑之勢養無田無業之閒民難養有田有業之閒民易養閒民於災荒之日難養閒民於豐亨之日易邑有里里有鄉鄉有圖圖有老一圖也有田有業者幾家有田不耕有業不勤者幾家無田無業傭工操作者幾家老預教之官

親行之教之以耕耨教之以攻業教之以濬畎澮教之以遠服
賈教之以量食教之以節儉教之以多蓄積民自爲積先王預
備之政也官之教之不以爲民之事而以爲己之事民之奉行
不以爲官之事而以爲己之事官之意入乎民民之意體乎官
有田有業之民有所餘無田無業之民有所賴而又有常平社
倉義倉之積以備不時之用此在吏之善爲之也嗚呼其亦難
矣漢唐以來養民之政陵夷墮壞無一存者循吏如龔遂朱邑
輩傳其人不傳其政非政之不傳一人之政而非一代之政宜
其不傳也當此政敝壞民游佚之時望有循吏其人者因意以
立政立政以養民豈不難乎幸有其人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
用加之時勢之倥傯賠補之累累大吏之阻撓奸宄之讒毀卒
不得志以去坐使有田有業之民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
亡又何問乎無田無業之民乎此有識者所深憂也

止泉家學

朱先生光進

朱光進字宗洛止泉子少承家學又從白田游十四五歲卽自
治立省身法長益致省察克治之功於敬怠義欲辨之極明終
其身不少倦性至孝居母喪以毀卒著有過庭紀聞梁谿紀聞
讀禮偶鈔詩文集（參史傳　寶應儒林傳　稾）

止泉弟子

喬先生瀍

喬瀍字星渚號省齋寶應人少有氣節水決子嬰隄眾走避先
生獨倡率捍塞不十日隄成田穀數千頃獲保全年近五十始
折節向學受業止泉之門遵朱子讀書法讀四書六經一反之

身心體察之有所疑必相質難止泉亟稱之曰從吾游者多矣異日仔肩斯道者灌也嘗閱薛文清讀書錄至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益痛自刻厲自謂向道已晚須用人一己百之功因題其堂曰困學聞弟卒江陵卽日冒雪行數千里扶櫬歸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辭不就所著有日省錄訓子要言困學堂遺稾參史傳揚州府志寶應儒林傳稾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終

天津徐世昌

鈞臺學案

鈞臺學綜漢宋而以朱子爲歸所著書皆存古義通訓詁考制度闡義理四庫提要稱其不媿窮經之目雖專主漢學者不相菲薄蓋所得粹矣述鈞臺學案

任先生啟運

任啟運字翼聖號鈞臺荆溪人雍正癸丑進士通籍時年已六十有四會世宗問有精通性理之學者張尙書照以先生名上特詔與同薦八人廷試問太極圖大旨進呈御覽稱善於臚唱前一日引見特授翰林院檢討在阿哥書房行走專授皇子讀不與翰詹考試世宗恩禮有加嘗問及內典以未學對上曰朕

知卿非堯舜之道不陳耳高宗御極仍命直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侍讀學士左僉都御史宗人府丞充三禮館副總裁乾隆九年卒年七十五先生少時博覽強記諸子百家靡不探討已以泛濫無益乃一意治經其學宗朱子尤深於三禮嘗謂諸經已有子朱子傳獨未及禮經乃著肆獻祼饋食禮三卷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皆士禮因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三禮者推之不得於經則求諸注疏以補之凡五篇一曰祭統二曰吉蠲三曰朝踐四曰正祭五曰繹祭其名則取周禮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享先王之文較之黃幹所續祭禮更精密又宮室考十三卷於李如圭釋宮之外別爲類次曰門曰觀曰朝曰廟曰寢曰塾曰宁曰等威曰名物曰門大小廣狹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據精確又禮記章句十卷以大學中庸朱子既成

章句則曲禮以下四十七篇皆可釐爲章句但所傳篇次序列紛錯爰仿鄭康成序儀禮例更其前後併爲四十二篇其有關倫紀之大而爲秦漢元明輕變易者則眾著其說以俟後之論禮者酌取晚著周易洗心九卷謂讀易當先觀圖不外論語五十以學易之言文周卦畫自羲圖出羲圖自河洛出五十者圖書之中也然詮釋經義觀象玩辭實不盡從圖書生解文句異同亦多從馬鄭王弼王肅諸家之本即有不從亦注某本作某以存古義非竟舍經談數又有尚書章句內篇五卷外篇二卷尚書傳注四卷附一卷四書約旨十九卷孝經章句十卷清芬樓遺稾四卷孟子時事考夏小正注逸書補竹書證傳竹書紀年考白虎通正譌女教經傳通纂史要女史通纂田賦考同姓名考記事珠家禮酌任氏世錄任氏史册備考各若干卷參德保任

泰吳德旋撰傳　先正事略　四庫提要　鈞臺遺書已刻待訪書目

周易洗心序

易者聖人洗心藏密之書也而以爲卜筮作豈其然哉子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蓋以言以動乃君子下之用易以洗心則聖人之用易也自河出圖洛出書而伏羲十言之教作曰乾坤坎離震艮巽兌消息渾然一圖目擊而心喻焉耳嗣後開之代圖以畫或演爲連山或演爲歸藏文字漸興要於義未盡文王參取二書更互演繹然後六十四卦之名定作爲彖辭以明內外二體用九用六之大旨周公又析六爻觀其承乘應變互易而後萬物之情凡所爲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千態萬狀無不畢見其中而以至一馭至繁以至常待至變則非洗心莫由也孔子懼人僅以文辭視之卜筮用之也故于大象指其學之之實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即大學明明德之功曰以厚德載物即大學親民之事也曰多識前言往行以格物而致知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以誠意曰懲忿窒慾曰言有物行有恆以修身而齊家餘若建國親侯制度作樂愼行治歷諸事基於童蒙育德極於天地之輔相裁成治平大法略具而獨無一卦及正心周公咸艮二卦取象人身咸之四曰憧憧往來明動之過艮之四曰列其限危熏心明心之過言其失養不言所養而子大象傳獨於正心未及非不及也心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舉天地萬物有一物不若于道即于吾心有未盡故舉天地萬物而一息不與天地萬物相通即于吾心有未盡故舉天地萬物而吾與之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乃吾心之所爲正而子于繫傳一

言以蔽之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見六十四卦之皆所以正心心之體如是其大正之之功如是其精深浩博而未有涯也顧其爲要則總不外論語五十以學易之一言文周卦畫自義圖出義圖自河洛出五十者圖書之中也圖一三七九二四六八周行于外獨五十在中五又在十之中藏于密也圖爲體書爲用至書而十並不可見藏于密也八卦者一三七九二四六八之象五乃未發之中十卽中節之中也學易不以五十失其本矣周公教人用九用六此剛柔之分消息之端易之用也孔子自言以五以十此剛柔之合消息之原易之本也由五達十斯顯諸仁非藏胡顯去十存五仍藏諸用卽用卽藏蓋舍五十無以洗心藏密矣運不敏學易有年初取周公之爻觀其參觀其伍觀其變頗有以識小象所由殊繼取文王之卦觀其錯觀其綜觀其易漸有以識大象所由立既由爻象反之圖書乃恍然於洗心藏密之旨而知孔子之五十學易卽堯舜執中之旨也夫孔子大聖人也韋編且三絕矣然猶止言可以無大過心愈密辭愈危聖人望道未見之心固如是也運何人哉小過過也大過顚也日用而不知惟是日惕之心終吾身焉已矣

肆獻祼饋食禮纂序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孔子大聖去夏殷未遠且周監二代而損益夏禮殷禮半在周禮中杞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全體故在迨後下衰宋若正考父猶能校商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杞雖卽夷其故府必猶有存者又其時老氏爲柱下史習於先代之故列邦若子產號稱博物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取而

徵之豈不易易而孔子所歎且猶若此然則學者生數千百年後禮樂盡絕先王無杞宋之傳後學無老聃倚相之掌僅僅從漢篋唐疏思拾遺補闕以想見成周明堂清廟之規模無徵不信詖不迂哉疇不曰妄哉嗟乎周禮之亡也久矣周天子禮之亡也尤甚矣祖龍焰虐萬策灰飛漢儒后氏出之煨燼中得古經十有七篇其間爲士禮者七爲大夫禮者四爲諸侯禮者亦四爲通禮者一天子止覲禮一篇而已郊社禘嘗諸大禮隻字無有戴記掇拾間一及之而首尾本末不相聯屬當時漢有天下叔孫通綿蕞苟簡頗爲魯兩生所譏則吾不知此兩生者既不忍爲通所爲何不探討載籍博咨遺耆老成人定百王之大法藏之名山以俟後世亦王者師也計不出此而聽其散滅何哉康成鄭氏最號博綜其所箋註多足補禮經之闕抑吾又不知康成自箋註外其藏之胸中因無所繫而未筆之書者又幾何也子雍王氏雖曰操鄭之戈實亦禆鄭之闕而賈氏孔氏爲鄭祖左王是以不傳然言禮者自四家外亦幾寥落矣予讀戴記反覆經傳幾二十年思欲通其條貫而識微學淺將伯無人中夜旁皇仰天嘆息適有友吳氏問禮于我因書天子廟祭禮略一篇以應其意既又念言之不詳恐成掛漏復取四家之說推此證彼考異據同書成名之曰肆獻祼饋食禮纂又念古人宮室之制不明則位置進退多不可曉別作朝廟宮室考一篇以附其後庶以爲稗氏之草創云爾方今文治休明儀明堂清廟之倘有憫其志願諒其狂愚正其愆違補其闕略使明堂清廟之盛儼如在目而相與詠歌奔走于其閒是吾師也僕雖艾矣固將攝衣受教稱弟子焉

尚書內篇章句序

古書或謂三千二百四十篇自黃帝始孔子刪之存百有二十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秦火燬之不可考已漢興伏生始傳尚書伏生故秦博士其所傳虞夏之書四曰帝典曰皋陶謨曰禹貢曰甘誓商之書五曰湯誓曰盤庚之誥曰高宗肜日曰西伯戡黎曰微子周之書十九曰牧誓曰洪範曰金縢曰大誥曰多方曰康誥酒誥梓材曰召誥洛誥曰多士曰君奭曰立政曰無逸曰顧命曰呂刑曰文侯之命曰費誓曰秦誓凡二十八篇縱遺缺不全後賢後王愼取而善推之大法亦略云具矣自漢廣下求書之令于是眞僞雜出先之以秦誓後之以古文泰誓云河內女子壞老子屋得之古文則云魯共王得諸孔壁然劉歆曰古文十六篇張霸又曰二十五篇僞泰誓故有鄭傳張霸本託鄭傳以行今廢久梅賾本託孔傳唐孔疏因之宋蔡傳又因之世所習五十九篇者是也顧唐孔氏之言曰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劉歆作三統厤皆不見孔傳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晉太保公鄭沖始得之又云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衛宏賈逵馬融等鄭意師祖孔學王肅似竊見孔傳其言源流益荒謬難信昔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蓋其愼也夫僞泰誓張霸本掇拾未全後儒得乘其隙故遂廢梅賾本補苴備矣然衷諸孔子得毋似之云乎今姑存伏生本以自附于曾子之義且取漢馬氏鄭氏王氏孔氏唐孔氏宋蔡氏元吳氏明王氏姚氏諸說旁及紀年史記大紀通鑑綱目前編考其事玩其文通其意反覆由繹輯爲章句曰尚書內篇信者著之疑者闕焉

附蔡傳跋

以蔡傳較二孔注疏其淺深疏密奚啻什伯然蔡氏亦有未至者大約採索之功深涵泳之味少于語意輕重離合虛實斷續之間多不甚分曉又多欲推淺而致之深遂使求之必過乎其分又疏于考古凡事多以臆斷之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皆蔡氏所短也至于說理之病則一序概見之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路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故治已皆有治已之道治人則有治人之道今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乎道則道在治之先而治非道矣曰二帝三王之道本乎心則率心之謂道而未必盡合于天理當時之則矣曰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則又似天命之謂心而謂言此以嚴之則又似假此以自惕而不見所性之分定矣至于曰德曰仁曰誠曰敬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則更不然德有以出于天言者即天命之性大學所謂明德是也有以修于人言者則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謂論語所謂據于德是也天之理本無不誠故曰誠者天之道天誠而命亦誠性亦誠也容有不誠者人之心自非聖人其理不能皆實必去其不誠以歸于誠故曰誠之者人之道心誠而後所性之理無間于天也若夫仁則此理中生意周流之妙萬物生生變化無窮天之仁也一私不存與物無閒人之仁也至于敬則人之心所以爲主求仁立誠之功皆繫于此自下學以至達天未有能頃刻離者也故德者理之虛位誠者物之實理言其實理則謂之誠言其生理則謂之仁誠與仁之德皆原于天而敬之德則非人莫屬也可概混而列之曰此心之妙乎且如其說似

最妙者莫過于心而此數字特假設之以明其妙則大學可曰明心中庸可曰心者天之道論語可曰據于心依于心矣有是理乎朱子謂程子門人倍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者有之如蔡氏者蓋亦不免也故詳辨之而書其序之後以諗萬世之學者

尚書外篇章句序

今文多艱澀然久讀之眞意流溢并性情聲貌都見行間古文辭雖明潤然讀之味短既又思精言粹語多見梅本中漢氏醇儒自董江都外能及此者少何況晉人方尚清談乎則意必有所受之又細核之則精粹多見他書如危微二語一見管子一見荀子俱曰道書不曰禹謨遜志時敏記引之曰兌命咸有一德記引之曰尹吉又意魏晉古書尚多或掇拾補綴成之也因思漢初諸儒閔秦火之烈得古聖遺語輒以己意補綴成章如孔氏家語伏生大傳韓詩內外傳董子繁露劉向說苑新序或均一言而問答異或一節合而首尾殊則所謂古文亦大約類是不可盡信亦不可盡疑也孔子歎杞宋不足徵如周問禮老聃答曾子問禮再曰老聃云然則孔子苟見此梅本忍盡汰之乎毋亦有筆削其閒乎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此即筆削之旨也予故取他書異同獻其疑於理釋者詁其義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禮記章句序

世傳五經舊矣然禮記固非孔子定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四經具在而禮獨湮沒惜哉漢河閒獻王收孔子弟子書百三十一篇劉向校之亡其一後又得孔子三朝記明堂陰陽記王氏史氏記樂記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并爲八十

五戴聖又刪之損益離合爲四十六戴聖所刪今名大戴禮其
坐如尸二句入曲禮中分者如廟事篇分爲朝義聘義曲禮檀弓雜記各分上下篇可謂博收而愼取之
矣馬融取諸劉向增入者三樂記善矣月令稍濫明堂位益夸
四制不知益自何人約大戴本命篇竄以己說而朝義復亡今
所傳四十九篇者是也鄭康成注之孔穎達疏之遂列諸經與
孔子所定易象詩書春秋等矣或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此以
論冠昏飲燕射聘諸義則然他篇不可概論或曰治天下大法
具在周禮是宜經然作聖門庭閫奧若大學中庸採禮樂本原
若禮運樂記其言多與易傳詩書相表裏而曲禮少儀內則尤
治身治家要法非是卽周禮何以行哉記四十九篇言喪祭蓋
半而喪居三之一古人於此兢兢焉此意卽禮之本也而或乃
廢之謬矣月令王制閒雜秦漢要亦掇之虞夏商周爲多傳曰

禮與時宜學者苟綜所聞得聖人之意因時進退而以道爲權
虞夏可師秦漢亦可監也何必成周漢注唐疏多附會要所援
據雜而不越義蘊殊可尋宋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精粹越諸
儒然自是漢儒之學微矣學者牽於所聞或飾虛辭以自遁不
務會通而妄相訾謷矣益夫聖人之禮將以宰天地順萬物其
事行於班朝涖官之地而其義皆寄諸學者誦說討辨之中學
者之討辨極於微渺而後施之鉢黍不爽其衡儒者之論荒而
悠謬漸浸於朝宁自秦漢以逮元明菲議周禮而輕變之本末
失衡輕重倒置君臣之交壞於秦父子之恩薄於漢唐爲母三
年而夫婦之序廢明爲妾母服斬而嫡庶之分淆中乎人心沿
乎風俗雖一時議政者過要亦學者講不精理不明之致也故
曰禮之義明而萬事可得而理矣運幸生聖世沐浴教澤於禮

之意竊與有聞因朱子學庸章句悉取戴記條其次補其闕正其違通其異而尤愼於喪凡有關倫紀之大而爲秦漢唐宋元明輕變易者著其說俟定禮者酌取焉

孝經章句序

漢興河閒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孝經長孫氏江氏翼奉后蒼張禹鄭眾遞相傳述越三國兩晉辨說滋益多要自康成定爲十八章後皇甫侃義疏備三十家於十八章未之或改也隋王劭始言得漢孔安國古文舊傳凡二十二章信乎否哉唐初並存劉讖鄭氏司馬斥孔鄙明皇集儒官令狀章名重加商訂今所傳者是也顧閻門章既除而數猶十八知非鄭氏之舊矣宋朱子刊誤定爲經一章傳十四章運遵朱子加以訓釋從禮記例亦名章句既成今上之元年運以鄉舉入都遂從劉學使山右於佛龕得鈔本見有文同戴記而今本無者攜以歸徐審之蓋傳之十章也孔子言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孝之終又言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傳釋不敢毀傷及事親事君而去立身於義何居知此必逸文也舊注言孔子云行在孝經則孝經孔子自作朱子闢之謂曾氏門人所記諒哉曾氏門人子思尚矣餘如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高大都篤謹能守其師說中庸言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反身不誠不順乎親非專言孝而孝之義畢該傳孝經者未之逮也顧經傳體裁絕似大學其出曾子門人無疑耳我皇上孝治天下而孝經之全即於元年出殆所謂志氣如神有開必先者歟運幼受戴記於不辱其身二語日奉以周旋而常以一言幾致折髀保身之難至於如此今年逾六十手足之啟正未可知

此運今所爲補定此章而彌復戰懼者也

白虎通德論訂譌序

世稱白虎通尙矣顧其書不全元大德閒吾郡錫山學者始得之於許魯齋弟子劉平父遂梓焉今世板本雖殊然其脫誤一也史言漢宣帝博徵羣儒於石渠閣論定五經後學者滋益多各以私說破大道章帝中校書郎楊終請帝於白虎觀選名儒共論異同當時奏上謂之奏議帝親臨決謂之通德論白虎觀名地在北宮論名通德言此說於義理通也而世乃以比於應劭之風俗日漢有二通謬哉時與選者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東平王羨七人班固名在五而今書獨以固專之何也固漢書論律呂以呂爲侶此以呂爲拒意義迥殊不皆出固明甚豈帝臨決固輒錄之猶涪于恭未與白虎之選而名涪于恭白虎奏議亦以纂錄故歟顧通德論傳而奏議亡則吾不知當日異同其得失果何如也今世板本或缺或衍或譌以形或譌以聲或合兩字爲一或分一字爲兩或初譌一二字而展轉附會譌以增譌甚者至不可讀余博覽他書謬加攷證其確者曰某當作某疑焉曰某疑作某他書同異附入名之曰白虎通德論訂譌事雖微末要亦攷古君子之一助也吾聞漢時最重經術其風自武帝開之故廢昌邑大難也而決其議必曰博士臣霸臣傷舍等僞衞太子詣闕大疑也而傷不疑據春秋收之董江都一代大儒天人三策一本之公羊故子曰誦詩三百不達於政多奚以爲古人窮經致用類如此至唐宋詩詞舉藝作而此意寖亡矣然制科之設明初五經俱主注疏詩參朱易參程朱書兼蔡禮參三禮注疏及陳春秋參左公穀程胡張氏猶

欲學者辨同異而折衷以驗其所得顧上以實求下以名應人止一經經止一說後并經傳盡棄之止記爛熟講章一二語以圖弋獲幸而得之則從容天祿石渠之府以爲榮遇國家大難大疑則目瞠骨戰舌撟不能出一語是非朝廷不重經術習經者自卑之自棄之也余所爲卽此一書追念古昔而慨焉長太息者也

女教經傳通纂序

余輯女教經傳通纂一書凡十有三章旣畢而序其端曰女教正家之始王化之端也昔漢劉向氏言古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夫阿保於女職最下必自其臣之妾以降始得爲之而寬裕慈惠溫良恭敬則世所推仁人有道之容求諸學士文人未易多覯而古阿保之賢乃至於此豈古女子生而卽賢歟或其所以致此固有道歟吾聞書稱釐降以是爲登庸之大端而傳言夏之興也以塗山殷之興也以有莘其在成周有太姜太任開其始太姒邑姜嗣其徽母德之隆旣足以儀天下法後世而元公定周禮有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當其時上自王后及公侯之夫人莫不受學其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宋伯姬之言曰保傅不具禮不下堂卽下至委巷之女亦莫不有師故傳曰賢而四十無子則爲人閒女師教之之備如此而其所教則惟以內外之嚴嫡庶之辨父子之親君臣之敬賓客之交喪祭之禮故其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是數者具而有之也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言幼而習之如性成也舉凡驕奢靡侈之習曾不得一交於耳目

愆心佚志之術曾不得一接於燕閒故在家則爲賢女既嫁則爲賢妻嫁而生子則爲賢母當其妊子則坐不邊寢不側有胎教焉子既生則欽有帥記有成有童教焉爲女則以教而賢爲母又以賢而教其於禮法不啻首之適冠足之適屨不待問而後知此成周當日所以大化翔洽賢喆篤生雖冤置賤士亦足備公侯千城腹心之選而阿保之微其得於耳濡目染亦具寬裕慈惠温良恭敬之德至於如此也秦漢之世后夫人不以德升既不足以聽天下之内治而閭里之遺風餘訓亦寖消寖滅以至於亡劉向氏作列女傳八卷思有以障禍水之狂瀾而在當時亦無能爲力自是而後妻敗其夫母敗其子載胥及溺可不痛哉三代以降惟趙宋最名有家法以故當時大家名族亦頗修於内政敦孝讓重廉恥薰陶涵育之久至程朱出而遂有以接孔孟之傳雖其希聖固賢哉要其所自來者不可沒也其餘或間氣所偶鍾或聞風而興起列女所載諸傳雖不乏人然去二南之化遠矣我皇上作人壽考過於周文於變之風行與勳華比蹟運不自量以生於聖世竊取朱子小學之意作爲此篇思以教家而一二同志謂有裨於風化之萬一遂謀梓之以廣其傳譬諸勺水益海掬塵增山雖無補於大化之高深或亦泰山所不讓河海所不擇故有不得而辭也若夫敬身以敬家敬家以敬國則所以爲正家之本更自有在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己不自治而僅求之婦人女子閒乎哉

文集

九卦說

孔子於文王序卦上經取三曰履曰謙曰復以參天也下經取

六曰恆曰損曰益曰困曰井曰巽卽天之數倍之以兩地也天地合而人事卽出其閒修德致治悠久化成之道俱在於此何也一人之心天也耳目手足皆地也天下之大君天也萬國臣民皆地也天位乎上而澤下行以及地故乾一而兌二次之地位乎下而上聳以達於天故坤八而艮七先之禮之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言天施澤以及地地藉山出雲以接天也夫天地之道嚴於上下之分而交於上下之情天澤曰履分至嚴也而澤自天降情已通焉故曰履以和行地山之謙德至厚也而山出雲以上於天而終不敢及天分彌肅焉故曰謙以制禮天以一陽交地而地受之天地之心始見故復以自知乃天地之始交也此所取於上經三卦之說也若夫下經六卦之說又可略陳矣蓋天地之氣之交莫捷於雷莫偏於風地雷之復天之根也雷之配必以風風雷自地奮風以天行故震四巽五居乾坤中天下之物有其動之必有其入之動之於最先而入之必於其久遠此雷上風下之所以爲恆風上雷下之所以爲益古之語曰井水知天風井之深也風且入之何所不入此恆之一德益之興利井之辨義皆取諸巽者也非是巽也乾之陽何以益下井之養何以上行哉故就益綜之爲損去所當損而害遠卽務所當益而利興井綜之爲困知所由困而思通卽知所當止而義辨其權衡之當惟巽爲德之制故能稱物而施此九德之序所爲終於巽以行權也蓋巽之象風風動於不自知而善化於不及覺唐虞之世四方風動風者巽而風之動卽以配震得之隨風之巽與雷風之恆相爲終始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用是道也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井以辨之履道

乃成謙之象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巽以稱之謙道乃成夫而後上下之分定上下之情通以之修德心廣體胖以之致治萬物協和悠久化成道不外此此古南風之詩所爲作解愠者損困之用阜財者井益之用而巽以行權之妙舉在聖人揮弦以治中也

與周型曾論旅酬書

先生學問爲吾邑之望著述朱大全以嘉惠後學不日付梓幸甚某僻陋未得侍教往歲許外弟少來述先生論旅酬謂某明日繹祭之說爲無據近晤錢方贍述先生旨亦云成周天子諸侯禮已無全書某誠不敢臆說然尊者禮詳卑者禮簡亦其制之大較也特牲饋食禮不儐尸士卑禮不備也少牢禮若不儐尸者鄭曰下大夫也其儐尸者則上大夫有司徹篇鄭曰卿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爾雅曰繹又祭也周曰繹殷曰肜尚書高宗肜日孔曰正祭之明日爲肜詩綠衣序繹賓尸也鄭云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鳧鷖朱傳曰祭之明日繹而儐尸之樂春秋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猶繹杜云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公羊傳曰繹者祭之明日也穀梁傳曰繹者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天子之有繹繹之爲儐尸儐尸之在明日審矣先生豈以詩書春秋爾雅經傳并儀禮少牢饋食有司徹諸篇皆不足據耶抑即據儀禮之特牲少牢以士之旅酬大夫之儐尸而旅酬即屬祭日而謂天子必無異禮也天子諸侯無異禮則特牲少牢禮不過三獻將先儒所稱天子九獻公侯七獻子男五獻凡所以辨尊卑貴賤者舉不足信耶不

然而曰信之則大夫三獻儐尸天子九獻禮備而節詳正祭之日尙得暇儐尸耶夫聖人之制祭祀也通幽明之故辨尊卑貴賤之分正祭之事尸也神之也繹祭之儐尸也神而人之也蓋聖人之立尸也以吾祖吾父之氣則已渙矣非子孫之氣不足以凝之凝之斯神之矣至於正祭既畢則祖父之氣將反諸冥漠之中其既離乎不敢知也其未離乎不敢知也無已則以神與人之間待之特牲有陽厭少牢有儐尸無陽厭鄭曰儐尸薦俎有祭豕亦足以飫神則猶神之也特牲旅酬尸未出廟未出廟則全乎神故尸不與乎旅酬尸尊也少牢之儐尸則出廟而復入出廟而復入則疑神既離之矣雖不敢必其既離而大約以人道待之者居多焉故擇於異姓立侑以輔之輔之者人之也尸與侑北面於廟門外鄭曰其賓之尸卑也北面執臣道尸

彌卑也主人出迎尸而宗人擯賓客尸而迎之主人彌尊也尸啐酒告旨尸彌卑也主人受酬酢即設席尸彌卑主人彌尊也大夫尊故崇敬也至於尸自作三獻之爵而與乎旅酬則全乎人雖曰尸而實無異於臣之爲賓矣夫大夫之尊去士不過一等而儐尸之禮則異於士如此而謂天子諸侯之貴反降於大夫而從士禮即無他書可證某猶決其萬萬不然況天子之有繹繹之爲儐尸儐尸之在明日其見於詩書春秋爾雅及儀禮少牢饋食有司徹諸篇經傳者彰彰甚明而猶曰無據則無據非某之所敢任也且先生謂旅酬之禮不行於儐尸者則烏乎行尸始入王以圭瓚灌后以璋瓚灌非旅酬時也尸出在堂王酌泛齊獻后酌醴齊獻非旅酬時也尸復入室王酌益齊獻后酌醍齊獻非旅酬時也尸飯畢王朝獻后饋獻賓加獻非旅酬

時也如是而正祭畢矣惟大祫九獻後有賓兄弟之加爵有嗣子之舉奠要亦非旅酬時也若旅酬之禮不行於儐尸者則烏乎行伏惟先生著書將以嘉惠後學苟一字未當皆足以貽誤後生而取譏來哲是以不敢不竭其愚誠如此惟先生擴淵海之量而辱賜審擇焉某惶恐再拜

爲人後者爲之子辨上

祖宗之統可繼而父子之名不可假也喪服斬衰章曰父曰君曰爲人後者三者實不相兼而名亦不相混異乎公羊氏之說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若似乎不爲之子即不得爲之後既爲之後則已爲之子則吾不知子行無應爲後之人積之三世四世若商之陽甲盤庚仲丁仲辛公羊氏將何以處之不絕其統必至於亂倫從公羊氏之說者無一而可也且其爲此說也爲仲嬰齊發也其言曰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仲者何以王父字爲氏也則其說亦未核也夫公子曰公子公孫至公孫之子曰公孫之子去公子已遠故使之以王父字爲氏所以重公子也非謂不可以父字爲氏而必有待於其孫也魯之所重者仲遂非重歸父何居其後歸父乎子國之子稱國僑叔牙之子稱叔孫戴伯皆以父字爲氏也豈必得一歸父次其閒而後可以仲爲氏乎故嬰齊稱仲後仲遂也公羊氏求一仲字之解不得妄爲是說欲令嬰齊父其兄祖其父以合孫以王父字爲氏之例不亦拘哉孔子曰必也正名正父子之名也如公羊氏之說輒可父靈公矣悖教傷義莫此爲甚而後世議禮者必斷斷據之吾不知何說也

爲人後者爲之子辨中

繼統何昉乎喪服爲人後者是其義也雖然喪服言宗法宗法非所施於天子則舜繼堯禹繼舜其繼統之初乎舜之受終於文祖太史公曰文祖堯之太祖不於其所祖受堯之終必於堯之祖廟夫必於堯之祖廟則奉堯之祀可知帥諸侯爲堯三年喪則降其父可知說者謂有庫之封所以守瞽瞍之祀則舜不親祀瞽瞍可知議者不探其本而但引公羊爲說宜其轇轕而難通也雷氏次宗之釋喪服曰不言爲所後之父或後祖或後高曾祖皆未可定一家之大宗且然而謂入繼大統曾不及大宗之廣大明白而無所私必不然矣且夫父子之恩天子不能奪也知其不可奪故不必奪人之子而吾恃有統之重焉統之重亦父子之所不能奪也統不奪親親亦不得奪統而統乃特重如公羊之說統必賴父子而定也統賴父子而定則不至奉其父母入廟如明世宗之於興獻不止何也以其不重統而重親也夫既重親矣親重名乎重實乎吾知重名之不如其重實也重實則興獻眞其父也以伯叔爲伯叔以兄爲兄之快然而無憾也夫公羊豈不欲重統哉立說不審其弊必至於此漢成帝宋仁宗更親命哀帝英宗爲子以他子爲子婦女之見耳猶之名也非實也師丹不能以立太子時明大義抑私情哀然爲之太傅至上共王尊號然後從而爭之疏矣司馬光不能鑒前之失明指立定陶爲趙昭儀傅后王根之所爲反引公羊以實之而欲準期功親屬以待濮王是尤不近人情諸人之議霍光師丹而外吾獨有取於張璁璁大禮議之罪人也然其言曰繼統不繼嗣曰繼統公立後私數語皆爲不易之論楊何輩各挾一必勝之私以人廢言耳如何

而可以繼統統在武宗則繼武宗乃謂之繼統如何而可謂之公父孝宗私也尊興獻亦私也不以私害公乃可以繼統

爲人後者爲之子辨下

入繼大統者五漢宣帝最先而亦最得其正霍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子萬姓欲尊故戾太子史皇孫有司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宜謚親爲悼皇母爲悼后比諸侯王園其次則師丹之議曰定陶共王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王祭入其廟言皆粹然可爲後世法然未聞或奪其父母之稱也且夫父母之名何所施乎古未聞有以父稱天子者上可以戚下下不可以戚上詩書所稱曰王曰后曰盌王曰昭考正父乃蔡傳妄說考者成也凡廟皆稱考非專於父也祝稱孝王某不必稱子也卽其父之廟號若宣帝之稱悼皇悼后亦非有父稱也何居乎宋儒之必爭此名也其爲仁宗親命英宗爲子與漢宣異乎親命爲子婦女之見也此師丹之議所以絕不一語及之而宋儒亦不敢明舉其說者也且濮議亦先後矛盾矣如不以親命爲子爲據則不當禁其父濮王如以親命爲子爲據則不當引宣帝爲例乃始則引宣帝矣而既又引公羊爲子之說以禁其父濮王漢宣何嘗不父悼皇哉曰濮王宜準期功親屬不順曰宜稱伯叔父母不倫曰宜稱本生父母不典曰孝敬之心分於彼不得專於此不達至明大禮議則曰爲武

宗後者爲孝宗子直不復可解公羊且不任咎此皆當日之所謂正人君子其議如此益思漢儒明經之效也獨光武皇帝立四親廟於洛陽張純言爲人子奉大宗降其私親遂復祀宣元二帝遷哀平主於長安四親主於章陵其事爲仁者之過是時新莽之篡已十有八年漢已亡矣光武以長沙之支崛起祀漢配天則初之以高帝爲祖文武二帝爲宗章陵鄧陵鉅鹿南頓爲四親爲得禮之正本無所受安得援爲人後以例之若謂承漢諸帝即爲人後則宜後孺子嬰謂嬰不終其位則宜後平帝以爲世次當後元帝其意甚厚然南頓而上皆祖也既以身貴而廢其祖哀平而下皆君也又以行尊而廢其君於禮兩無所據其誤張純導之而宋儒乃重稱之多由一濮議橫亙於胸中也

遂人匠人溝洫辨

鄭氏謂遂人是貢法匠人是助法采邑爲井鄉遂與四等公邑不爲井又謂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朱子謂溝洫以十起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鄭分爲兩是也愚謂溝洫以正疆界備旱潦凡以爲田計耳井田必有溝洫豈可判爲兩事且王者立法以身先之自近而遠豈有公邑皆用貢而惟采邑用助畿內皆貢而使邦國行助之理且公邑授之大夫即爲采地采地削奪即爲公邑外諸侯亦有益地削地豈有授之諸侯大夫即行助法歸之天子即用貢法之理且如其說都鄙用助法則野爲都鄙何反以遂人治之治野宜用助何反以十家之貢法屬之鄉遂用貢法則國中鄉遂之地也匠人營國宜用貢何反以九夫爲井言之今按其文遂人言以達於畿所重在

道路故以徑直言匠人言專達於川所重在溝洫故以開方言遂人乃總計之辭匠人乃營造之法二者相爲表裏皆天下之通法三代之同制也蓋治田之法在正經界經界之法必始於方而方者一區則猶可稍廣狹於其閒井田九區若少有偏斜即衆目共見故必方者九而所謂百畝者乃尺寸不可多少然後制爲方田之法即不方者亦以方之尺寸度之而可知矣故可井則井之不成井而有三百畝一百畝亦可授三夫一夫隨其山川之勢之大小向背以制宜而要之百畝中之必有畮田首之必有遂一也成井則以井計而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季氏本謂旁加一里之說不見於經當作五井爲邑五邑爲邱不用旁加不成）井則自十夫百夫至九百亦爲成匠人舉方法則一井九夫而溝周之一成九百夫中有九洫而總達於澮一同九萬夫中有九澮而總達於川遂人舉其略故約計之匠人職其法故詳言之先言九夫爲井以明經界之法必自整方起終言兩山之閒以見山川之勢必不能方不可以整若碁局者定爲萬井九夫互爲首尾以見意也蓋山川之勢多曲方平九百畝則有之方平九井者已少方平九十井九百井則斷斷無有故惟舉一井以見法而於成即言十里以見數不言方九井蓋十者數之成也豈匠人專以九爲數與遂人異法哉

明堂說

明堂之制大備於成周禮從其朔依古以來百家可攷也尸子

言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陶唐曰衢室有虞曰總章循其名思其義以求其制天府其以事帝乎漢公玉帶上黃帝合宮圖四面無壁中有一殿覆以茅茨上古樸略制如是足矣宮之言穹也上覆穹窿也室之言窒也旁有所窒也唐曰衢室疑有壁矣四達之謂衢其四戶乎明四目達四聰之義實寓諸此王仲淹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其用略同夫言總猶合之義也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家天下於是乎始五室九階四旁夾窗室分而戶牖亦備矣尸子言殷曰陽館取向明而治之義也考工著其制四阿重屋蓋殷人尊神神人不瀆故上事神下安身方士言神人好樓居因此爲誕耳至於周人明堂而大備明即陽義也然其說頗乖異考工之記曰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每室二筵大戴盛德之篇曰明堂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宮方三百步天子之路寢也於是五室九室說者爭衡愚謂九室猶五室也康成言土室居中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蓋五室則太室居中四室居隅冬至入東北之室春分遷而東南夏至西南秋分西北各居九十一日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合諸侯而班政令焉因變四爲八丑寅二室位於東北辰巳二室位於東南未申西南戌亥西北子午卯酉位四正之中其所爲交以用事者未之有異也魏李謐極詆鄭氏謂考工得之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盛德得之戶牖而失之九室則一室得七戶十四牖何以置之尚戶餘一牖餘二何以析之乎愚謂明堂有廟有室有廟以事神堂以布政室以安身而其間有分有合月令於中言太廟太室爲太廟又

爲太室地合而用分者也分祀五帝則明堂元堂青陽總章爲四廟合太廟而五以居身則四左个四右个爲八室合太室而九若夫臨諸侯班政令則又即此四太室以爲堂故明堂元堂早祓以堂之名此廟與朝用之時殊而地實合者也故作雒篇所稱四阿攷工所謂重屋白虎所稱四闥專指太廟而言張衡所稱八達由太廟以及四太廟而言蔡邕所稱二十八柱康成所稱交以用事則專指八室而言盛德所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通九室而言校之五行則曰五室校之九州則曰九室校之十二辰則堂各直其室孟季居隅四仲居正校時以啟太室之戶牖則一室有四室之用即謂之十二室亦無不可也故李謐爭四室不可居隅誤以室爲廟不知廟自居正室自居隅也爭戶牖之閒不容斧依者誤以室爲堂不知朝必於堂不於室也或又爭四仲無室可居孟季無堂可莅者不知四仲之室即太室而孟季之朝即四廟之堂也至袁翻謂室即爲堂譏堂後有室之說爲巨異則全不知古人堂室之制明堂元堂青陽總章未嘗不在九室之外也若夫李謐言攷工誤於修廣則誠然蓋古今之變自質而文依古以來大率如是攷工於夏言修二七廣四修一於殷言修九尋於周言室二筵先儒謂夏度以步是夏之堂廣十丈五尺殷堂深五丈六尺視夏幾減其半周室一丈八尺視夏不及十之一也毋乃僎乎愚按攷工文多譌闕夏言二七不舉其度殷言修七不舉其廣皆闕也夏言九室周又言五室必譌也先儒又謂太廟路寢明堂制如一此可舉一以相例則寢廟之室視堂皆得三之一烏知所謂廣四修一非即謂此而二筵者非即謂堂深七筵室深二筵雜舉寢廟爲說

乎恐非明堂統五廟九室十二堂祗廣九筵若是其隘李謐疑當側身出入者也尚書大傳言路寢九雉以六雉爲堂則正室二雉夾室雉半雉長三丈作雒篇言路寢明堂太廟同爲五宗盛德篇言明堂宮九百步天子路寢也蔡邕獨斷云明堂外廣二十四丈以較大傳路寢少一雉焉差可據信蓋宗廟路寢之堂燕享諸侯諸臣皆在明堂於諸侯立而朝之耳不妨稍狹也豈有廣狹迥絕如攷工之注之說者哉嘗攷古今明堂諸說漢蔡邕獨斷爲詳而亦有譌者則太廟方三十六丈一語也唐李氏靚爲備而亦有不必者記明堂位惟言應門及南北四門何必具皋庫諸門也惟就九百步之地外爲二門南三門以周之於中區爲五者五中太廟太室庭周之四廟位諸正於中廟達八室位四隅各置四戶八牖外爲堂庭又周之則方廣二十四丈而下可方以象地各缺其隅使上可圜以象天戶牖皆有所受明而爲廟爲室爲堂各得其用於以協陰陽之義酌文質之宜彙諸儒之所長而各祛其蔽則使離婁引繩公輸削墨復成周明堂清廟之規不遠也

音律說

虞書曰律和聲孟子曰以六律正五音則未有律之不知而能使音之和且正者也顧古之言律者有二呂氏春秋曰昔者黃帝命伶倫之阮隃之陰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是最短者黃鍾之宮也史記之言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是最長者黃鍾之宮也夫五音以宮爲君十二律以黃鍾爲本黃鍾之宮未定而升降何則焉嗣後宗史記者蔡氏曰由黃鍾下生三分去一爲林

鍾六寸上生三分益一爲太蔟八寸一上一下至應鍾之四寸六分六釐而終宗呂覽者王氏曰由黃鍾益六分而大呂又遞益九分極蕤賓之九寸而極復降六以爲林鍾又遞降九仍復於黃鍾之宮以二說較之十二律尺寸無一同者或曰二說一也十二律特人假是以名耳由本順數之可由末逆數之亦可然則其間升降之分寸必有合矣而無一同者何也竊以理推之夫天地之道陰陽而已陽氣升陰氣降陽道饒陰道乏春夏陽秋冬陰此一歲之大陰陽也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奇月陽偶月陰此小陰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象也黃鍾子大呂丑太蔟寅以爲春夾鍾卯姑洗辰仲呂巳以爲夏應乾之六爻蕤賓午林鍾未夷則申以爲秋南呂酉無射戌應鍾亥以爲冬應坤之六爻此周易卽周正之說也商以丑正夏以寅正春秋之月改而黃鍾之爲子蕤賓之爲午一定而不易故易於泰曰小往大來於否曰大往小來天地之氣有升必有降自然之理卽自然之法象也在易以坤遇乾之初曰復冬至一陽始生復之始也以乾遇坤之初曰姤夏至陽極一陰生姤之始也史記言始於冬至周而復生是明以黃鍾爲冬至矣而其法黃鍾九寸是陽方始而已極也且由是遞降大呂八寸三分七釐零降者六分三太蔟八寸降者三分七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降者五分六姑洗七寸一分降者三分三仲呂六寸五分八三四六降者五分一其所降之多寡思之不得其說而蕤賓六寸二分八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五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八四八應鍾四寸六分六止有遞降無遞升是有一至無二至也突接九寸之黃鍾是天地之氣十二月皆降惟冬至一日驟

升也無怪乎以其法候氣而無一管之應也則不如王氏宗呂覽之遞升遞降衷諸理而可信也

然則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所自起何也曰以古志推之仍以理斷之管子曰凡音之首先生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伶州鳩曰夫中聲而量之以制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漢志曰天之中數五五以爲聲地之中數六六以爲律蓋天一陽之奇也位乎上地二陰之偶也位乎下天地合以生人是名三才故人者天地之中也有人聲而天地之中聲在是矣故聲必先紀之以三所謂先生一而三之也上與下有中前與後亦有中左與右亦有中合前後左右則四開之矣故不特三有中五有中七有中極之九而有中中者動之樞天之則也若地則偶而已偶則居前後左右而無中矣非無中也天之中實而運地之中虛而受然則志言地之中數六何也曰此特偶之中也天之數一三五七九而五居中地之數二四六八十而六居中舉五以爲音舉六以爲律而以一三七九開爲四以居正二四八十開爲四以居隅四開以合中而九成矣故九者天數之極九十者天地合數之極也故管之長至九寸而極也子夏曰四九三十六六爲律故由九寸而溯其源則四其九而三十六者天地之合體九者天之圜四者地之方也以合體故無可名邵子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未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者也加三分乃名之曰黃鍾之宮則自此加六分爲黃鍾之商角加九分爲黃鍾之徵羽矣所謂紀之以三平之以六自此始也由是升之五其九而爲大呂之四寸五分六其九而爲太蔟之五寸四分七其九而爲

夾鍾之六寸三分八其九而爲姑洗之七寸二分九其九而爲仲呂之八寸一分至蕤賓之九寸而極矣由是降之存其三以爲紀林鍾得八寸四分夷則得七寸五分南呂得六寸六分無射得五寸七分應鍾得四寸八分仍反之黃鍾之三寸九分而一周升者六降者六如是而天地之氣平所謂平之以六也由是合之黃鍾之元合林鍾得十二寸大呂合夷則太蔟合南呂夾鍾合無射姑洗合應鍾仲呂合黃鍾之宮無不各得十二寸焉則所謂成於十二者亦大略可覩矣

或曰子譏應鍾之四寸六分升黃鍾之九寸爲驟是固然矣而每月升降皆九分敢問此月之中不升不降必改月乃一升降乎曰氣無時不升降總一月計其差則然耳麻家言日行一度非日止行一度較之天不及一度耳麻家言是月昏某星中但某星中非此星一月中不移必改月乃移也律管之長短起於冬至之子半極於夏至之子半其分寸皆以月之中氣爲準其在中氣以前必於是律不及其不及正中聲也中氣以後必於是律漸過其過正中聲也其或天道之變人事之違則有宜正而偏宜過而不及宜不及而過者故吹律以知吉凶所謂攷中聲而量之以制者用此道也非有是一定之則以爲之制則所爲五音之亂於何取中乎以律管準之氣之升降日三釐旬則三分月則九分而南北山澤高卑又微有差善律者必先得其地與人之中聲而後可以過不及知其休咎也

然則管必十二而孟子止言六律正五音何也曰音固不止於五也有二變焉有五清焉合之則十二也非十二管不足以盡音也今夫陽主動動則善遷凡聲皆陽也故即一聲而有清濁

有高卑聽之迴殊矣古人量清濁準高卑名之以宮商角徵羽象之以君臣民事物而天下萬殊統之然而五者不可等量齊觀也君至尊物至賤且天子大君也天下不能以獨治眾建而爲君正宮之下次以變宮此公侯伯子男各君其國之象也黃鍾之正宮不爲役而變宮未嘗不爲役用正宮則變宮不用明土之無二王用變宮則變宮即爲宮明於其國未嘗不成君也治民有治民之事治物未嘗無治物之事正徵之下次以變徵然變徵雖有聲而各調無用之者以治物之事原以爲民物事不外民事中也若夫清聲即正聲之高耳徵已清變徵更清羽極清故無變徵清及羽清此聲之所以十二而清聲即正聲之高去二變不用則仍五聲也今以旋宮之法計之黃鍾周十二管得五清大呂得四清太蔟得三清夾鍾得二清姑洗得一清皆可補救以全其清仲呂無清并無羽而不可用林鍾即黃鍾之宮清夷則即大呂之變宮清南呂即太蔟之商清無射即夾鍾之角清應鍾即姑洗之徵清是十二管以備音之全而正五音者止六律也故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

或曰必以律正音則音受命於律矣吾聞天地之道陽能治陰陰必從陽未聞陽反受命於陰也而必以律正音何也曰天地之道豈一端而已子不見天地之相倚乎地在天中一點耳四面皆虛而終古不墜以天之行健大氣舉之而四周之也天之運如轉圖而南北爲經終古不易以地之德方居中鎮之也不有陰之方以爲前後左右即陽安所取中哉夫惟陽動而陰靜動則無方靜則有常以律正音以有常定無方也此又天依於地之理而中之一正藉此四開者以取中也

然則史記所謂黃鍾九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上生四其實三
其法下生倍其實三其法皆非歟史記竄無所受之歟余謂此
其說亦不誤特從而推衍之者誤也蓋三寸九分黃鍾之始形
也極於九寸黃鍾之極數也自冬至微陽始生至夏至而極故
蕤賓之律九寸而蕤賓無羽此九寸者已入林鍾之初林鍾者
黃鍾之清宮也夫音濁卑而清高卑可轉而高高亦可轉而卑
則三寸九分者黃鍾之低宮極於九寸者黃鍾之高宮即謂黃
鍾九寸亦無不可且自黃鍾至蕤賓皆上生自蕤賓至黃鍾皆
下生上生置四九以爲實而加三分以爲黃鍾之宮又三其三
以爲遞加之法下生反前所升而存三以爲遞降之法亦未嘗
非三分損益黃鍾宮隔八生林鍾宮清太蔟商隔八生南呂商
清亦未嘗非隔八相生故愚謂史記所受不誤而推而衍之者

或曰子言氣之升降悉矣以是候氣應乎曰氣非管之可候也
今夫天者氣之清地者氣之濁盈天地間無物非氣無處非氣
也物之虛者氣即充之物之實者氣即周之今截竹爲管而管
之虛氣已充之實以葭灰而灰之實氣已周之矣安所得空隙
之處而又有外來之氣入此管而灰飛乎且候氣而必在地中
是地之上無氣也候地中之氣以寸分是地中之氣又止在此
寸分也驗其灰之飛而出是此分寸之氣又止自下而上不自
上而下也此於理皆不可解也吾意爲是說者必實不知音而
托此以自遁謂審音非難定律爲難候氣而氣不應則律不定
律不定則音不可得而正猶方士言三神山可望不可即將至
風輒引而遠之耳吾請即其說以窮之自九寸而下至三寸九

分以絲忽遞降爲管數萬徧埋之則子月灰飛者爲黃鍾丑月灰飛者爲大呂不出一年而律定矣何難之有然吾知終無一管之應也何也氣非管之可得而候者也

古今尺考誤

王制百步爲畝三百步爲里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十萬爲億）方千里者爲田九千億畝方三千里者爲田八萬一千億畝俱當以陳氏注爲是至古今畝里之數正義固誤陳氏亦未精蓋古者以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以古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九十六寸爲古一步之積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四十萬九千六百尺爲古百畝之積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自乘得二十六尺二十一寸四十四分爲今一步之積與一畝百步相乘得二千六百二十一尺四十四寸爲今一畝之積以方百畝之積爲實以今一畝之積爲法除之得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即古者百畝當今畝之數也本法以古步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四十萬尺爲實以今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九十六寸與一畝百步相乘得四千九十六尺爲法除之相得又捷法今步爲古步十分之八則今步積爲古步積百分之六十四以百分爲實以六十四分爲法除之亦得三百步爲一里以古步六尺四寸與一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九百二十尺爲古一里之尺數又與百里相乘得一十九萬二千尺爲古百里之尺數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與一里之百步相乘得一千五百三十六尺爲今一里之尺數以古百里之尺數爲

實以今一里之尺數爲法除之得一百二十五里卽古者百里與當今里之數也本法以古步八尺與百里三萬步相乘得三十四萬尺爲實以今步六尺四寸與一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九百二十尺爲法除之卽得又捷法今步爲古步十分之八以十分爲實以八分爲法除之亦得蓋古今步法不同當以其尺數計算畝兼長闊故以步之尺數自乘爲比例里專在長故但一步之尺數爲比例不用自乘此畝里比例之別經文不言八寸爲尺其義已明古以八尺爲步今以六尺爲步其尺之數雖異其尺之實則同故不必又言八寸爲尺也但其數不合當是所傳有誤疏以一尺又作八寸計算已是舍易就難然於義猶無害至謂今一步有五十二寸則顯誤矣陳氏謂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誠是至以每步贏出一尺二寸八分計算當今一百五十六畝二十

五步之下又有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則算術未精也如以每步贏出一尺二寸八分計之則當以贏出之一尺二寸八分爲方法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倍之得十尺二寸四分爲廉法方與廉併得十一尺五寸二分以方法乘之得一十四尺七十四寸五十六分爲每步贏出之積上文古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十分自乘得一尺九十六寸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自乘得二十六尺一十一寸四十四分兩數相減亦剩出一十四尺七十四寸五十六分以百畝一萬步贏出之乘之得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尺爲百畝一萬步贏出之積爲實以今一畝積二千六百二十一尺四十四寸爲法除之得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爲百畝贏出之數合之百畝則是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此數原無奇零陳氏算術未精致有餘數且十分寸之四卽是四分合之一寸六分則共爲二寸安得有所謂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者乎又按經言方一

里者爲田九萬畝則里以方積而言然以方積言之則古者百里當今百五十六里又百分里之二十五（每方一里爲田九萬畝里之小餘須以里法通之始得畝數百分里之二十五乃二萬二千五百畝也）與古百畝當今畝之數同今里數與畝不同故知里數專以長言或者止據一邊爲說也今以原注寸計之法正之於前復以尺計之本法及用分數計之捷法明之於後其數皆合庶幾無誤云

經義雜識

伏生今文尚書次序多方第十四多士第二十梹多方篇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我惟大降爾命多士篇云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其前後甚明無可疑者僞孔傳因多方文有至于再至于三句因倒其次謂必武王伐紂時常一伐奄周公東征時再伐奄成王卽政之明年商奄又叛周公又征之乃得有三伐明郝敬謂臣我監五祀我周公也周公治洛之五年奄人又叛也愚謂至再至三本非實數大意我之教汝至再至三而汝猶不從則將大罰殛之耳武王伐紂時伐蜀伐厲伐衞伐霍俱見逸書何曾兵到山東奄地成王三年王師伐奄四年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遂以其地封伯禽爲魯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者是也此後安得又有奄國周公治洛四年致政歸於豐王使周公子平公君陳代治東都周公何曾有五年留洛且如其說成王七年營洛之誥已明言庶殷丕作矣顧於周公留洛之明年奄人復叛將奄人復反奄地而伯禽失國耶將奄君反於蒲姑之地耶時蒲姑爲齊太公封國將太公失國而奄君據之耶或卽反於洛邑之中耶成王留公於洛如是鄭重公留一年而商奄皆

叛周公苛刻激變耶僞書妄說至此而後儒猶偏信之舉伏生大傳鄭氏傳而皆廢之誠不知其何心矣

公劉遷邠想當請命王室竹書商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祖紺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是亶父遷周亦請命公劉之請命而封侯可知前止命爲侯而至亶父則爲公實始翦商信而有徵也爾雅釋言劑翦齊也太王避狄人之難不過因以爲辭耳一國之民扶老攜幼日行不過數十里倘狄人輕騎蹂躪安能到得岐下況太王遷岐之後不聞邠地遂爲狄人所有也非擇而取之亦孟子之對滕文云然耳其實岐陽以爲居梁山以爲蔽度形勢之地肇基王迹均非苟而已也不然我能往寇亦能往欲邠之土地豈獨不欲岐之土地耶其不爲宋人

崖山之舉幾何

伏生大傳惟后王元祀帝命禹步於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天休命爰用五事建用皇極后王禹也帝舜也禹攝舜猶在帝位禹但攝政未攝其位故稱后王但別於羣后而非帝也王之名於是乎始步即陟也所謂舜薦禹於天也皇極本作王極唐明皇乃改王爲皇今無知者矣

書序言武王十一年伐殷梅賾書十三年伐殷僞孔傳言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即位爲十年歷三年喪畢爲十三年始伐殷又據洪範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謂武王克殷即釋而訪焉是克殷在十三年也今考竹書帝辛四十一年西伯發元年五十一年乃武王十年諸侯會孟津請伐紂武王以爲不可帝辛五十二年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出奔周始儆師伐殷秋次鮮原冬十

有二月周師有事於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敗之於坶野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紂子祿父此下繫周史周正建子故十二年無正月也伏生大傳亦言武王十一祀伐殷十二祀克殷史記亦言武王十二年克殷年數歷歷可考武王何曾上冒先君九年歐陽氏反覆辨論詳矣然但據理折之不如據竹書大傳史記以折之爲確有明證也又但折僞傳上冒九年之妄終不辨僞古文十三年之妄史記克殷之二年王問箕子以大道大傳惟十二祀克殷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朝鮮人君之王因其地封之十三年來朝王因訪焉作洪範則伐殷在十一年克殷在十二年作洪範在十三年歷歷明著而諸僞書僞傳不攻自破矣

孟子所引書若天降下民節是未伐紂征諸侯之辭故孟子引以證交鄰其文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天下指諸侯也僞書改天下字爲予字於文悖矣有攸不爲臣節是既伐紂而東征諸侯若蜀羌髳微盧彭濮之辭故曰紹我周王見休而孟子引以證行王政四海欲以爲君皆非伐紂語也王曰無畏節則武王伐紂將入商而商民待於郊語我武惟揚節則周師歌頌武王之辭所謂前歌後舞而入時語也今僞書强爲牽合以我武惟揚爲武王自稱不成文理至以若崩厥角爲武王語而割裂其文并不成句法至論語所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言親者未必賢雖至親不如仁人耳未必周親屬紂邊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則與上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一例僞書僞傳下增今朕必往一句釋之者曰我不伐紂百姓必過責我亦不成文理矣

滅國五十存成王時則殷也奄也蒲姑也熊盈之十有七國也東夷諸國也唐也其餘無考豈通武王伐紂時所滅諸國言之歟

武王十二年立武庚十三年命三叔監殷十七年武王崩成王元年殷畔書所稱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臣我監五祀自十三年至元年武王存殷中閒五年也

武王十五年有誥妹土之誥成王六年又有明大命于妹邦之誥故舊本首書成王若曰以別於武王之誥也唐孔氏謂他篇皆稱王若曰無稱誥之例遂刪去成字至宋蔡氏并移庶誥三篇皆屬之武王金仁山云梓材篇首伏生原本作周公曰孔安國改王曰若唐孔氏不刪成字漢孔氏不改王曰字蔡氏亦不應有誤矣

召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厥既得卜則經營洛誥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朱子謂周公乙卯至洛又卜金仁山謂召公戊申之卜卜王城也周公乙卯之卜卜下都也按召公得卜而經營以庶殷攻位五日甲寅位成翼日乙卯周公達觀新邑營無他議也周召同心輔政況營洛之事周公爲主召公爲輔召公先周公相宅豈有不與周公商度而自卜自營者萬一周公又卜不吉將改易一處別作經營亦不成事體矣至金氏之說亦不然瀍水西澗水東今所營之東都也瀍水東五年所營成周之地以居殷民者也周公以營洛來何故舍洛邑不卜而卜成周乎蓋古之卜有命龜有述命天子尊再述命召公之卜必王命之周公述王命以命之召公再述命而身莅卜也周召

雖二人自朝廷言之則皆我耳朝至於洛師以至之日告我卜
云云以卜之吉告非謂乙卯又卜
洛誥與召誥相爲首尾召誥順序故年月日順序於前洛誥倒
序故先言戊申其日也十二月其月也惟七年其年也僞孔傳
爲攝政之七年猶近之蔡引吳氏爲周公留洛七年乃薨尤謬
蓋公留洛止四年而公薨於成王之二十二年則自此以後公
尚十五年而薨也
伯禽之封通鑑以爲成王元年其說本之皇甫謐帝王世紀以
爲成王八年春正月其說本之唐孔氏謂成王卽政之元年實
八年二書皆謬而通鑑尤謬蓋元年周公以冢宰攝政萬無汲
汲卽封其子之理且是年流言一至公卽居東成王方疑周公
必無封其子之事又徐奄方助武庚爲亂曲阜爲奄之國都安
所取其地以封伯禽乎考竹書三年伐奄四年入奄五年春王
正月王在奄遷其君蒲姑夏五月歸自奄蓋奄助武庚之亂周
公討之三年後克則迎成王親莅其地臨以天子之威然王不
能久居奄周公又不能久留鎮奄欲得重臣以鎮撫之至親至
賢者莫如伯禽故建爲魯侯以鎮其地公羊所稱周公拜於前
魯公拜於後爲得其實則伯禽之封斷在五年之春無疑也四
年王師伐淮夷而徐戎未討故伯禽一受封卽征徐戎若伯禽
受封在八年則此數年中守奄地者何人耶討淮夷而不卽討
徐戎則又何說也
呂刑一篇蔡氏言穆王耄荒車轍馬迹徧於天下呂侯竊舜典
贖刑創爲此法聚斂民財供其侈用按如此則呂侯長君逢君
爲罪已重聖人何取焉考穆王佚遊之事皆在十七年之前因

祭公祈招之諫其後享有天下又三十八年則必有悔其前失者安得以其前過概其終身耶且呂侯於王百年入相天子以三公領司寇不知三十年前呂侯已繼世爲侯否呂侯安能以三十年後之贖鍰供三十年前之侈用乎如此持論亦迂遠而無當矣且本文明云五辭簡孚正於五刑是罪之當者原不許贖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是罪之宜赦者原未嘗一概勒贖又何嘗富者得生貧者得死如蔡氏之說乎經文言上下比罪蓋所贖者多是比罪如宮淫刑也而司馬遷爲李陵遊說比於淫律是豈不可贖者耶

史記秦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與左傳合今按其文截截諞言指杞子佚勇夫指三帥是穆公不特悔聽杞子而用三帥亦悔之矣所以明年晉伐秦而秦不報此後秦穆未嘗更一用兵故聖人取其悔過而列之書書序乃以爲敗於殽所作則殽役之後彭衙王官復過甚矣聖人何取此空言無實之悔乎

弒逆大故也臣弒而子與之則子罪重於臣金仁山通鑑前編於幽王九年立伯服爲王太子宜臼奔申十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弒王晉衛秦以兵來援平戎與鄭世子共立故太子宜臼直言平戎而立宜臼身在行閒而申侯之弒王宜臼親見其弒不特與聞乎故矣曾是而尚可爲天下共主乎以衛武之賢而肯奉弒父之人以爲主乎考竹書幽王五年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王師伐申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號公立王子余臣於攜是其

年二王並立也明年平王東徙洛邑錫晉文侯命晉侯令衛侯鄭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是平王自申入洛並未嘗一涉西周之地也蓋幽王弒伯服殺二王分立而宜臼爲故太子名義較正故晉衛立之至二十一年晉乃殺余臣於攜是二十年之內周猶二王也宜臼在申則申侯之入寇宜臼必與聞之然以其與聞乎寇謂宜臼有無父之心則可謂宜臼直與乎弒則不可且晉在北衛在東申自南直趨西北外連西戎故其勢便而晉衛此時兵猶未出秦在此時亦未嘗與金氏所書皆非實也

平王東遷前人訾議似乎王全有西周以畏犬戎而東遷輕舉其地界之秦者其實西戎內逼已久故申侯合勢一舉弒幽王申侯去而豐鎬鄠杜之區莽爲戎藪矣宜臼雖立於申不得晉助之東都洛邑且不能定況敢一窺西周之地哉其後秦仲亦死於戎至秦襄公滌厲報仇始能逐戎而以岐東地來歸是秦之有其地乃取之戎非受之周也且以岐東地來歸然後周人始得一至其地王風黍離之作當在此時想文武之墓至此時始得一展耳詩序止言過故宗廟宮室不及文武陵寢東周已立宗廟言故宗廟其辭猶緩文武墓無二其不言不敢言不忍言也平王不能如秦襄公之報仇自強固爲可恨然以棄西周罪之則固非其罪也故凡論事貴實而後其罪之大小輕重明古者祖有功宗有德虞夏以前文祖藝祖神宗皆繼天立極之聖代有天下者之守祀也夏殷以後其有功德者即其世及者之祖父然後宗祖之號專屬於一家前賢未知此義但據殷周以例上古據禮有祖顓頊之文遂謂虞舜妻其四世祖姑妄矣三苗西控洞庭東挾彭蠡北扼大江南倚諸嶺故難服而易叛

舜攝位竄三苗於三危必遷其君與其人之尤頑梗者而於其地猶立君以統之故虞書之終又有分北三苗之文禹貢雍州三苗丕敍此三苗之既遷者以據地險故難服

卽功此三苗之未遷者以據地險故難服

惟三月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在康誥之前疑爲洛誥錯簡

者始於蘇長公愚桉前篇大誥伐武庚之誥也武庚既平將作大邑於洛封康叔以統東諸侯實爲造基之始是時康叔爲方伯故稱孟侯又見詩旄邱序故使之以四方和會之意由侯甸男邦采衞各下百工以播告民和而公特於就近之又由侯甸男邦采衞各下百工以播告民和而公特於就近之殷士見之而勤勞之誥康叔以治法而屬遣之則此四十八字實爲康誥酒誥梓材之總序

征苗而苗卽來朝何有三旬之逆命又七旬來格耶若禹益以苗爲不當征者則命征時何不昌言至興師動衆歷三旬之久而後益言禹拜耶孔子犁牛之喻不斥雍父舜之大孝而益斥之瞽瞍與有苗倫比有是理乎舜之敷文德久矣曰乃誕敷何耶何舜三四十年之文德不能格而七旬之干羽特神速耶諸儒竭力補救吾謂不如以孟子讀武成之法斷之

左傳羿自鉏遷於窮石杜氏無注黃氏云鉏在澶州窮石在吐谷渾界是羿據冀并兗又跨雍地也地理今釋云窮在今山東濟南府德州有商縣故城晉地記言河南有窮谷恐非也羿國若在河南何以反距太康於河之南乎

竹書帝太康四年丙戌陟帝仲康元年己丑卽位居斟鄩丁亥戊子二年不記古者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仲康雖以弟繼兄而實以臣繼君若舜之繼堯禹之繼舜皆三年喪也至商

始以踰年改元爲定制太康爲羿所距不能反冀州平陽乃依同姓諸侯斟鄩河南（水經河南尋地）築城以居謂之南夏（漢名夏陽縣宋名太康縣）今猶有太康故城遺址　仲康卽位卽命允侯掌兵不卽討羿者羿方强仲康立國在外勢未可爲堯時羲氏和氏分掌四時至夏合爲一官司天如故也羲和有罪執而誅之一士師之任耳篇中乃云以爾衆士蓋羲和實黨於羿不居王都遠逋私邑以昏迷之罪興師誅之陰翦羿之羽翼師出有名卽羿亦未便援救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明以渠魁惟羿羲和若悔罪而來卽宜以脅從論語意隱然可會考二年而仲康崩予相元年戊戌猶能征淮夷二年猶能征風夷黃夷七年于夷來賓豈允侯猶在列乎八年寒浞殺羿使子澆居過以逼相相居斟灌斟鄩二十六年羿滅斟灌二十七年滅斟鄩二十八年

羿遂弒相無有能敵之者意時允侯已歿而繼掌六師者非其人乎至靡奉少康收二斟之燼卒復舊物謂非仲康命允侯有以延其緒於數十年之久不可也自二孔不明其實以爲羿逐太康而立仲康蘇氏軾更謂羲和夏之忠臣羿假仲康命使允侯征之夫征者正人之不正也古文卽僞書其事要非無據不得任其名實乖悖是非倒置也

湯以二十九年甲戌陟太子太丁早喪其子太甲幼而縱逸伊尹立太丁弟外丙名勝元年乙亥蓋踰年改元始於此矣二年陟立外丙之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四年陟乃立太甲元年辛巳（金氏前編作戊申非）未葬以前羣主各歸其廟厥祖湯也不奉嗣王見羿諸廟所重在湯臨以湯之靈爽也金氏前編據大紀於湯崩卽書嫡孫太甲卽位非也

程子言古人謂齒爲年外丙方二齡仲壬方四齡湯崩百有餘歲何以有是孩赤孟子何故以弟先兄乎金氏疑外丙仲壬皆太丁子則孟子又何以先太甲而數二人乎邵康節皇極經世史無二王名帝紀不據古史而據後人卦數推算乎蔡氏言太甲繼仲壬居仲壬喪是已而言爲人後者爲之子則非也禮有爲子有爲後喪服傳臣爲君子爲父爲人後者爲所後皆三年斬而爲後尤重於爲子故皆子也而爲後者止一人不當據公羊曲說以亂經也且宗法始於別子天子之別子爲諸侯諸侯之別子爲大夫故曰別子爲祖豈可以先君爲別子乎禮曰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曰皇考曰顯考曰王考曰考不曰高曾祖考天子諸侯繼世不皆子而新主必入考廟遷則入王考廟所以尊尊太甲嗣仲壬三年喪畢仲壬主入考廟此爲後之禮也入繼之祖父不皆帝王則有高曾祖禰之廟所以親親太甲祀太丁於禰廟以天子之禮此爲子之禮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宋儒泥公羊一語始膠固不通湯在時正太丁太子之位太甲立以仲壬爲父而追廢太丁使不得爲長嫡有是理乎

書舊序言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是書乃太甲所作思歸功伊尹也史記言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亂德於是伊尹放之于桐伊尹攝行政事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迎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是書乃伊尹所作載太甲之訓以美太甲也今書三篇乃史臣紀傳之體與二說絕異竹書太甲元年伊尹放王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大霧三日沈約云文與前後不類

乃後人所改愚攷皇甫謐引竹書沃丁八年伊尹薨大霧三日王以天子禮祠保衡今移大霧三日於殺伊尹下而沃丁八年存嗣保衡三字則爲庸妄所改明甚蓋周秦之閒已多踳駮觀萬章所述孟子所辨可見今以孟子爲正則史記得之而他書皆誤也蓋太甲之放在三年復辟在七年伏生大傳有維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乃明其下闕詳其文意與伊訓同是太甲元年未放蓋諒闇三年不言古之達禮伊尹以冢宰居攝正可朝夕納誨不應未誨而遽放且違之桐宮使不得奉殯宮之朝夕奠必三年喪畢將臨政涖民而太甲曾無改於其德乃放之桐而身攝耳觀史遷孔子世家是史遷與孔安國友安國所傳古文史遷必親見之故史記所述與伏生本大同而湯誥湯征與梅賾所上絕異是史遷所述乃眞

孔傳而梅賾所上則後人補綴成之者也

咸有一德鄭氏所傳舊序言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咸有一德是湯誥咸有一德乃湯所作史記言以告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禮記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說者謂吉當作告誥通是湯卽位稱尹之功以告諸侯不名而稱其字曰尹以尊之也張霸古文亦有此篇目在湯誥下典寶上則亦以爲湯卽位時書也至梅賾改厠太甲下增伊尹作咸有一德七字并綴入尹吉一語愚謂湯尊尹而字之可也尹對君而自稱字且數作神主受天命而以己先湯可乎宋儒甚稱此篇故指其謬

蔡仲之命桉竹書成王元年丁酉正月王卽位命周文公總百官狄武庚以殷叛周公出居於東逸書二年王作師旅臨衛攻

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出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竹書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遷殷民于衞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秋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與金縢正合蓋所謂居東二年者周公以元年秋居東二年秋公歸也東征三年者二年冬伐殷三年滅殷滅蒲姑四年秋滅奄也鄭傳甚明自梅賾上僞孔傳訓周公言我不殺管蔡無以告我先王又撰蔡仲之命一篇以實之而居東即東征周公被誣甚矣二年春王師臨衞降辟三叔周公尚居東周公何嘗殺管叔左傳王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其與殷叛豈以其流言鴟鴞詩既取我子下言恩勤鬻閔以深痛管叔之死次毋毀我室下言桑土綢繆以求王室之安正居東時也厥後周公東征殺武庚取子之痛稍舒弔二叔之不咸管蔡郕霍十六國並封前之管蔡皆岐周圻內邑名唐孔氏言圻內之地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管在滎陽京縣東北蔡在汝南上蔡後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霍在今霍州西南有故霍城至是而恩勤鬻閔之思稍伸也或疑公避東都何以禦變王終不悟何以自處曰是時太公召公在朝亦必有以禦武庚啟成王之悟況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風雷之儆無足異也

君陳鄭云伯禽弟竹書成王十年周公致政出居於豐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王命周平公治東郊沈約注周平公即君陳蓋周公既致政王即命君陳嗣爲周公以統東諸侯也後謚平稱君者貴之鄭本舊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在賄肅愼之命下張霸無之史記亦無者以所見孔安國古文亦無也梅

賾所上孔傳乃有此篇而於舊序上增周公既歿四字又移其次於亳姑下則大妄矣成王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安得謂十一年周公既歿哉彼見論語有惟孝十字漢儒皆以爲君陳而坊記緇衣三引君陳欲掇拾成篇而絕不知君陳爲周公次子與其嗣爲周公在周公尚存之日并序所謂分正東郊即周召分陝之事也無怪乎讀是篇者謂略無命子繼父職之辭而反疑鄭氏之說爲非矣

畢命竹書康王剣十二年乙酉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鄭本舊序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史記畢下有公字 漢律厤志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册書豐刑是豐刑作於庚午而畢命作於壬申也但竹書不言所命何事舊序又不知命之何人惟史記作畢公則孔安國本如此也畢公名高左傳言畢文之昭逸書武王師次鄗原始與召公同召克商命與衛侯同釋百姓之囚蔡氏謂常相文王不知何據康王立畢公率東方諸侯則成王時周平公早卒而畢公已代爲東伯矣成王之世齊太公爲太師康王六年太公薨則畢公之爲太師必在此後今曰命畢公保釐東郊即曰嗚呼父師失之矣

冏命舊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桉史記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大僕國之政作臩命國復寧則史遷所見乃是穆王命伯冏申誡國之政非謂命伯冏爲太僕正也與今序全異考之竹書亦無命伯冏事

附錄

先生幼即穎異讀孟子至卒章然則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輒喫咽流涕大懼道統無傳人立志遠大若此 德保撰傳 先正事略

從父大任稱經師從請業授以中庸性天之學憬然悟其宗旨以聖賢爲必可爲吳中號多名士大都逐聲利先生獨抱遺經夷然不屑也先正事略

官起居注時每週經筵日講口陳指畫闡揭大義退復疏通奧旨日進積六十篇德保撰傳

先生初以儀禮經傳通解傳刻錯謬殊多曾上書巡撫儀封張公請開館校定不果行及晚年爲三禮總裁自謂一生志願盡發中祕所儲平心參訂論必本天道酌人情求合朱子遺意未及蔵事而卒共事者方侍郎苞李閣學紱負宿望館中莫敢與抗每至齟齬不相下折衷先生得一言而兩家之論定德保吳德旋撰傳及文集上張撫軍書

先生年逾七十刻刻窮研常若不及書自責語曰疇孝疇弟汝亦喜之匪忠匪孝汝亦詆之上古下今言之豐豐鄗之不逮曾不自恥孔曾思孟實惟汝師日面命汝汝頑不知既頑且鈍扑教宜施痛自懲責涕泗漣洏於乎老矣瞑以爲期德保撰傳

乾隆中詔舉經學稱先生研窮經術敦樸可嘉與侍郎蔡聞之並以爲多士之式及開四庫館詔書中於本朝士林宿望沈潛經史者特舉先生名與顧棟高陳祖范輩並查明著作錄備石渠之選同上

釣臺交游

顧先生棟高別爲震滄學案

方先生苞別爲望溪學案

李先生紱別爲穆堂學案

任先生德成

任德成字象先吳江人祖大任字鈞衡有孝行與徐俟齋爲友於釣臺先生爲從父鈞臺所從受業者也先生補長洲縣學生父歿哀毀三年不入私室母病目以舌舐之一年復明居鄉勤於施濟置社倉捐書院濬萬頃江以達太湖平生奉朱子白鹿洞規檢攝言動內養日充嘗取自漢迄明先哲格言與洞規相發者輯爲洞規大義五卷在四庫存目中雍正元年舉孝廉方正以侍養辭且曰正誼明道儒者分內事豈假此以市名哉乾隆三十七年卒 參沈德潛撰任鈞衡墓誌 吳江縣續志

象先家學

任先生思謙

任思謙字純仁象先先生子幼入塾讀經卽通大義比長讀周易及宋五子書獨具心悟旣得邵子皇極經世書有省曰先天學主乎誠誠豈待外求耶旣奉父命受業於嘉定張漢瞻漢瞻陸清獻高弟子也一見器之曰師門一緒得吾子有賴矣授以松陽遺書曰程朱正傳也年四十餘以諸生貢入太學卽不應舉惟恐以近名爲累乾隆十四年詔舉經學有欲薦之者以侍養力辭年八十四以微疾卒所著有易要詩譜中星考薛胡語要皇極經世鈐解經笥堂文集凡若干卷 參吳江縣續志

任先生兆麟

任兆麟原名廷麟字文田號心齋純仁先生子太學生幼承家訓又從彭二林錢竹汀褚鶴侶諸先生游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以侍養辭後應阮文達公之聘爲其二子師先生自經傳子史音韻古籀及詩古文無不研索嘗於書大傳檢出王居明堂

禮孔疏檢出中霤禮以爲殷禮之厓存河間樂記乃毛公所述
王禹所傳至北齊信都芳釐定九篇孝經終於立身逸文出自
山右卽本釣臺章句爲之注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出於任城補
入述記孟子伐燕宣滑本二事燕噲爲易王名外書四篇載及
燕昭爲孟氏門人所記類多確覈雖好古經說而篤信朱子故
辨東原原善之作以爲未聞聖道闢蓮涇書堂祀尹和靖訂家
範立教規以求躬行之實以宋後說詩者異同雜糅集周迄隋
諸家之說不背於序者爲毛詩通說二十卷以春秋三傳缺一
不可輯啖趙程張諸說有裨三傳者爲春秋本義十二卷又著
夏小正注四卷孝經本義孟子時事略弟職注小爾雅注聲音
表弦歌古樂譜石鼓文集釋壽者傳各一卷虎阜志十卷有竹
居集詩四卷文九卷輯尸子四卷四民月令一卷襄陽耆舊傳

三卷文章始一卷述記四卷又爲族兄子田訂正蒼頡篇二卷
三蒼一卷又有儀禮大要大戴禮記注未見刊行參史傳顧日新撰有竹

先生集序

文集

乾西北卦說

管輅問劉邠曰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邠不能對朱子
曰乾西北卦位未詳其義邵子曰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
於東北蓋乾南坤北位之正也乾北坤南氣之始也故周公定
冬至祀天之禮然乾位不在正北而進而西北爾雅以亥爲陽
月明戰乎乾盛陰相薄陽終不息而爲復生之始也何元子曰
東南至正西皆陰卦陰含陽也物之成形无不由於坤類也西
北至正東皆陽卦陽含陰也物之受氣在乾而震則剛柔之始

交也故乾位西北之說吾衷諸雲臺阮君矣其言曰北極卽太極（本馬融毛傳極中也）太極生兩儀謂天地兩儀生四象謂四時天具黃赤道與地員相遊行以成四時春夏秋冬卽東南西北也四象生八卦則因四方以定八卦之位說卦帝出乎震以下其位也乾西北坤西南此太極之實象也中國界赤道而居北極斜倚於其北以渾員之體論之則但於赤道緯綫分內外北極高低有別耳至於南北極經綫處處皆可謂當極之中然中國以黃河爲起止若執河洛爲地中則應以洛陽南北地面一綫之經爲地脊其水當分東者向東西者向西今觀河洛皆由西向東則中國大勢偏於東矣故河源之西水分東西流處正當北極經綫之中爲地之脊古聖人居中國而放儀象則乾居西北坤居西南巽此故也若非以乾當北極倚於西北下臨西南之坤以定地脊置坎艮震巽離五卦於偏東則太極之定象不顯矣爾雅西北有崑崙虛朱子楚辭注崑崙地之中也則亦不以河洛爲地中可知矣天學迫今而愈益詳密學務實事求是不信然歟

論語朝儀說

天子之宮門五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諸侯之宮門三明堂記魯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路門從同天子諸侯之朝皆三天子外朝在皋門內朝士掌之諸侯在庫門內天子治朝在應門內宰夫司士掌之諸侯在雉門內內朝皆在路門內大寢焉天子內朝大僕掌之諸侯內朝庶子掌之若詢事之朝亦曰外朝在雉門外周官小司寇致民三詢於此外朝非聽獄制刑則不常御治朝中庭左右謂之位門廷之門謂

之著朝辨色始入適公所位爲官府治事處君出眡朝當宁而立司士擯君揖羣臣大宰贊聽治禮畢君入路門內朝南鄉聽政或君有命羣臣有復逆者過君虛位入路門由西階升堂詩狐裘在堂堂言路寢堂也路門之外皆廷而無堂廷之爲言平也堂制天子崇九尺階九等諸侯崇七尺階七等周書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鄭氏周官注王出登車於大寢西階前反降於阼階前乘車出入故宜門外無堂也復逆出由西階降反治朝中廷之位以會治焉既君使人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禮日帥常

〈鄭康成周官朝士注〉鄭司農說王五門皐雉庫應路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制二兼四是庫門在雉門外雉門爲天子中門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在路門內或謂之燕朝

按〈江氏永鄉黨圖攷〉天之外朝在庫門外從鄭氏朝士注而槩之諸侯外朝亦在庫門外以聘禮賓死柩止門外及賓拜饔無入門之文爲證不知經不見入門從略也當據書大傳爲確

〈伏生尚書大傳〉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曰皐門次曰應門又次曰路門其皐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曰路寢之朝

按〈明堂位〉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大傳蓋據魯言也

〈鄭氏詩箋〉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明太王實殷諸侯也〈戴震攷〉天子三門非是

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按鄭注朝在雉門外此通典謂詢事之朝諸侯亦當在雉門外　通典天子皐門內曰外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雉門內曰中朝有九卿之室理事之處燕朝者有詢事之朝應門內曰治朝路寢之朝羣公以下常日於此朝見君也惟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

又朝士掌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焉

按此以皐門內外朝言

又太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　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小臣御僕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師氏居寢門之左司王朝　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路門之表也

按此以應門內治朝言　宮室攷治朝無堂即門以爲朝

又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臣之復逆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小臣掌三孤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

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按此以路門　燕朝言　困學紀聞王有三朝治朝在路門外宰夫司士掌之燕朝在路門內大僕掌之外朝在皐門內庫門外朝士掌之

魯語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韋昭注內朝在路門內

禮玉藻記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

按鄭注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宮室攷於時諸侯復逆太僕掌之公孤復逆小臣掌之羣吏復逆掌於御僕庶民之逆宰夫掌之若君有命臣有所請則過位入內朝升堂

春秋左氏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杜注兼大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注路寢之庭又邾子在門臺臨廷注門上有臺

韓詩外傳吾君有治事之臺

按記天子諸侯臺門萬斯大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門皆直入無堂相間路門內爲路寢卽內朝治朝外朝就門而立邾子臨廷卽視朝時也然則路寢之外別無朝堂五禮通攷君日視朝於臺門外則廷故古人稱朝廷不稱朝堂也

孟子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按此謂治朝諸臣治事處有室自有階也

鄭氏周官司士注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

按禮世子記孔疏天子之朝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士門西東面諸侯之朝卿西面大夫北面士門西東面

鄭氏論語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

按此實以路門治朝言曲禮疏鄭注朝者位於內朝以序進此內朝卽路門外朝也對皋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

若對路寢庭朝又爲外故文王世子云朝於外朝則以官是也

又按胡氏縉謂過位者聘禮賓入廟門公揖賓於中庭左右之位也以鄉黨此節乃聘禮非朝禮然聘禮賓升堂必執圭兩手奉玉不復摳衣與鄉黨攝齊升堂不合攷享禮則奉束帛加璧私覿則奉束錦不得攝齊又以鄭注屢引此爲證不知記所稱入門升堂下階沒階之禮朝聘原無異也但鄭注下階發氣怡焉引孔子升堂鞠躬如也上去攝齊二字是明知不與朝禮同

包咸論語注過位過君之空位也

韋昭周語注中廷之左右曰位門廷之閒曰著

按謂路門外廷之閒說文廷朝中也釋名停也人所集也

李巡爾雅注正門內西塾門曰宁

按爾雅應門謂之正門

孫炎爾雅注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

按荀子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皇侃論語疏天子尊遠故外屏於路門之外爲之諸侯尊近故內屏於路門之內爲之蓋古者每門有屏路門內屏所謂邦君樹塞門是則雉門庫門可例推矣故孫注門內屏外也若江氏鄉黨圖攷力闢孔疏屏在路門外近應門之非謂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又謂門屏之間唯爲諸侯言之未知何據禮記義疏路門之外外屏之內謂之宁宁待也及諸侯至外屏之外負扆受朝若越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而送王即諸侯路寢門之內屏也

皇侃論語義疏禮每日旦諸臣列在路門內以朝君君曰出而視之則一揖卿大夫而都揖士過位謂臣入朝君時也位君常所在外之位也在宁屏之間揖臣之處

禮檀弓記朝不坐燕不與孔疏路門下正朝大夫以下皆立若燕朝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升堂則坐矣

按記所言止以明士雖夕見無坐理若大夫之坐如孔子侍坐哀公君命之乃坐也孔疏引此特以證必在路寢之堂非謂此復逆之朝江氏鄉黨攷謂治朝無堂燕寢之朝或君有命或臣有所言於君乃升堂其外或臣燕見如孔子對問政大昏儒行是也

儀禮聘禮使者夕管人布幕於寢門外陳幣宰入告具於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鄭氏注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

按朝所布幕則知門外無堂朱子曰路寢朝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外朝在庫門外詢眾庶則在此非常朝也每日常朝王立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胡明仲曰近世朝禮拜跪是秦法周制不如此

尚書盤庚之誥王命眾悉至於庭日本攷文古文庭上有朝字

按此所謂詢國遷者曰廷是外朝無堂也

詩檜風狐裘在堂毛公傳堂公堂也孔疏在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適路寢聽政也

鄭氏周官樂師注行以采薺趍以肆夏行謂於大寢之中趍謂門外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趍然則王出至堂而采薺作出路門而肆夏作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及

王降於阼階之前

按爾雅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邢疏行謂大寢之廷至路門門外謂之趨中廷謂之走邢疏謂路門至應門曲禮下卿位孔疏卿位在路門內之東迎賓客則登車於大寢或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是天子禮

周書顧命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鄭注門側之堂謂之塾左塾在路門內之西北面右塾在路門內之東北面

按金氏履祥顧命圖應門內外朝畢門內路寢堂牖間南鄉王平日朝羣臣覲諸侯之位西序朝夕聽政之位東序平日養老享羣臣之位西夾燕親屬之坐四輅皆設路門內則樂師注確有據矣

中月禫喪數閏不數閏說

士虞禮中月而禫鄭康成據中一以上釋之謂中間一月王肅據文王受命惟中身釋之愚謂中月當如學記中年義雜記期之喪十五月而禫注若文曰主二十七月者據閒傳中月而禫之文也主二十五月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之文也主三十六月者據喪服四制三年而祥之文也惟鄭氏得其中故歷代因之且三年問喪服四制二篇朱子所定儀禮刪之不可爲典要朱子答胡伯量曰中月而禫鄭注虞禮爲是穀梁傳謂喪不數閏公羊傳謂喪數閏鄭志謂喪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不數閏是三年與期不數閏大公以下數閏也何休云閏爲死月數非死月不數蓋閏附前月死之月不可移而下是父母死於閏月未嘗不數若閏當除喪之月則亦不數此又不可不知

也

周祭證

周祭制證之詩小雅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追王以後之典周官爾雅公羊傳並同此四時祭名也王制所載天子犆礿一節鄭康成以爲夏殷制也禘祫祭名證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廟證之爾雅禘大祭也儀禮逸經禘於大廟禮日用丁亥其昭尸穆尸皆升合食於其祖祫於大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周官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鄭仲師注以爲禘祫是也祭之年數證之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許叔重五經通義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禘也祭之月數證之周官大司馬仲夏享礿仲冬享烝謂既獵而舉也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以七月日至之禘對正月日至之郊則以夏正建午之月於周時爲秋故魯頌秋而載嘗祭統大嘗禘辟天子也蓋禘舉於夏舉禘則不復舉禴此惟天子五年行之祫舉於冬（漢張純以祫爲冬祭）故亦名大烝舉祫則不復舉時祭此天子諸侯通行之明道程子曰禘天子大祭祫諸侯大祭皆取合食之義是禘祫皆大祭而特異其名爾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許氏說文祫大合祭親疏遠近也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蓋言魯用禘樂也春秋於魯禘不槩書閔公二年八月躋僖公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武宮定公八年十月從祀先公皆著其非禮之尤者東遷以後禮樂陵遲馴致雍徹佾舞先王之典蕩如矣此春秋所以譏變禮也

宗法

大宗一小宗四承大宗者身繼五宗禰之次子身事四宗有大宗則事五宗禮大傳別子爲祖別子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也爲祖者別於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於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者爲小宗謂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己爲小宗而其同父兄弟宗之也有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繼別子者是也是謂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大宗則一小宗則四有繼禰小宗同父母兄弟宗之有繼祖小宗同堂兄弟宗之有繼曾祖小宗再從兄弟宗之有繼高祖小宗三從兄弟宗之至四從則親屬盡絕所謂五世則遷者也此古禮經宗法今擬圖如右以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爲始祖準古之別子又以始祖長子準古繼別之宗小宗帥古

大宗小宗圖

始祖始遷及初有封爵者長子繼之子孫世世爲大宗統族人主始祖廟祭百世不遷

高祖傳至玄孫爲繼高祖小宗統三從兄弟主高祖廟祭至其子五世則遷

曾祖傳至曾孫爲繼曾祖小宗統再從兄弟主曾祖廟祭至其孫五世則遷

祖傳至孫爲繼祖小宗統從兄弟主祖廟祭至曾孫五世則遷

禰所生子爲繼禰小宗統親兄弟主禰廟祭至玄孫五世則遷

附錄

先生注夏小正移主夫出火於三月移時見稊始收於五月復
補采芑雞始乳二條王西莊稱其確當史傳
顧日新曰嘉慶丁丑先生應阮督院聘掌教粵中道南書院授
兩少君經有竹先生集序
劉華東曰心齋十二世從祖東白先生明洪武四年三十初度
方正學書墨竹三竿爲壽三祝意也居緜是得名有竹居記
段若膺曰始余與交田族諸昆領從子田兩君游子田深於周
禮輯著弁服深衣等書領從於爾雅裒然成書今又得交田可
稱三任有竹居集序

任先生基振

任基振字領從象先先生族孫篤志研經著爾雅注疏箋補戴
東原爲之序稱其考索精詳東原著爾雅文字考多引其說段

清儒學案卷五十三終